

烈祖成績

安積覺編次

卷十二

伊5

942

12





伊弉門  
號 742  
卷 12



烈祖成績卷之十二 起慶長五年九月朔終其月晦

安積覺 編次

慶長五年九月朔神祖發江戶城使異父弟松平康元留守

大城石川家成副之武田信吉留守西城松平康直副之 石

餘史松榮紀事並云家成定盈賴忠留守西城今從關原合戰誌合戰誌云松平源七郎康忠後為備後守按松平上

野介康忠初稱源七郎然文祿二年卒其子康直襲稱源七郎注于天正十年菅沼定盈諏訪賴忠

內藤仁兵衛忠政 三左衛門信成弟 柴田康忠松平伊昌三浦監物

據德川歷代監物初稱作高木廣正土岐十三郎設樂貞通

等處守以板倉勝重為町奉行 關原合戰誌石卯 家成密白

神祖曰今年西方塞願行避方忌之禮然後發駕神祖曰西



方塞。則吾伐而闢之。何憚之有。遂進馬。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關原外記松榮

紀酒井作右衛門。雅樂頭正親弟河村串與三左衛門元龜

三年一言阪之戰村越與三左衛門有戰功村越村串國音相近疑一人也然無所考定今從本書所書為旗奉行。近藤季用。○據諸士傳略是時父秀用為井伊直政所錮不得從軍大久保忠教為槍

奉行。渡邊守綱。伊奈圖書。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等十五人。為

弓銃隊將。米津清右衛門。小栗忠政。橫田重量。初鹿傳右衛

門。山本新五左衛門等二十四人為監使。下野守忠吉。松平

甲斐守忠良。因幡守康元子松平豐前守勝政。源三郎康俊子松平右衛門

大夫正綱。大河內金兵衛秀綱子松平甚右衛門正次子養之松平家清。松平家乘。松

平家廣。酒井家次。松平忠明。松平康長。本多忠政。其弟忠朝。

松平忠政。本多康俊。本多正純。安藤重信。酒井重忠。其弟忠

利。西尾吉次。奧平信昌。其子家昌。戶田一西。其子氏鐵。永井

直勝。大久保忠佐。內藤清成。丹羽氏信。阿部正次。其弟正吉。

青山忠成。其子忠俊。山口直友。北條美濃守氏盛。美濃守氏規子菅

沼大膳亮。天野康景。高木清秀。高力清長。牧野康成。西鄉家

員。稻垣長茂。土方丹後守雄氏。河內守雄久子遠山民部。大田重政。

津輕右京大夫為信。大野治長。岡江雪等騎從。兵合二萬五

千餘人。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初神祖以為福島正則素被太閤

之眷遇。且與秀賴為疏屬。雖以其有憾於三成。一旦屬我。而

三成舉事。扇動人心。託言擁護秀賴。則為備前中納言所誘。



與敵合謀。亦不可料。正則懷貳。則黑田長政以下諸將。亦未必可保。故雖聞岐阜城陷。發駕而未能瞭然。至是正則長政又上書。誓必誅秀家。三成以促駕。神祖大悅。決意西上。關原記大全是夕。至神奈川驛。遣加藤源太郎於岐阜。再賜書於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田中吉政。一柳直盛等。褒岐阜戰功。且諭以須待駕至。不輒出兵。又遣使信州。賜書真田信幸。以告西征。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先是神祖部分諸將。戍海道諸城。管沼志摩守定仍。定盈子。初稱新八郎。代中村一學。戍駿府興國寺二城。內藤信成在沼津城。代山内一豐。兼戍懸川城。內藤信政守韭山城。保科正光代堀尾忠氏。戍濱松城。三

宅康貞。其子越後守康信。代有馬豐氏。戍橫須賀城。本多康

俊代池田輝政。戍吉田城。本多康俊。松榮紀事作松平左

馬允忠賴。內膳正家。廣子。代田中吉政。戍岡崎城。關原合戰誌曰。松

川北條左衛門大夫。戍岡崎。松平左馬允。戍西尾。今從石卯

餘史。櫻井松平系圖。松榮紀事。據關原記大全。先是北條氏

勝助守岡崎城。敵將石河光吉棄犬山城。出奔。故石川康通。

神祖使氏勝守犬山城。而忠賴獨守岡崎城也。

松平家清。代福島正則。守清洲城。松平家信。小笠原信元。干

賀孫兵衛。戍毛呂崎。備九鬼嘉隆。諏訪賴水。戍高崎城。京極

高知。戍伊奈城。仙石秀久。戍小諸城。日根野織部正吉。明。戍

諏訪城。石川康長。戍松本城。小田原城。大久保忠鄰。所居。刈

屋城。水野勝成。所居也。故不置戍將。松榮紀事曰。水野勝成

代田中長顯。戍西尾。按



是時勝成出在美濃紀事誤矣。郡上城主稻葉貞通其子典

通。援石河光吉在犬山城。遠藤左馬助慶隆通款關東。神祖

賜書嘉之。慶隆欲取郡上八幡城以復其舊。○按寬永系圖

常緣六世孫小二郎胤直子世為郡上城主曾祖胤緣之兄

盛數冒外家姓更遠藤氏據關原合戰誌石田三成讒之秀

吉公奪城賜稻葉貞通故慶隆怨三成就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請之直政忠勝

許之金森可重其女婿也故使素玄父子援之。家忠日記金

尾光教誤矣今從關原記大慶隆率兵自東美濃至席田郡

素玄可重向長瀧口福島正則與稻葉貞通有舊正則送書

犬山勸其歸款貞通從之故直政忠勝諭慶隆素玄弭兵二

人答曰今既出師勢不可遏且右京亮父子見在犬山城去

就未可知遂攻八幡城貞通第二子修理亮通孝。稻葉系圖

名今據關原記大全其宰稻葉土佐與士卒五百人守城慶隆可重將

取郡上故墟通孝土佐分兵二百人守故墟據險拒之可重

先鋒雖死傷頗多而力戰奪故墟貞通豫鑿空濠於故墟八

幡之間立木柵列鳥銃兵不得進素玄命使之退慶隆陣于

谷口櫻町與素玄父子議遣使城中諭之使降通孝土佐佯

諾以疾貞通來援慶隆退而陣于愛宕山可重陣于瀧山三

日晡時貞通聞報急發犬山冒夜還軍四日黎明進擊慶隆

陣大敗之慶隆奔瀧山依可重貞通竟入八幡城慶隆素玄

又遣使諭之貞通報曰我既送款內府而不意見攻故還救



之。今無內府之命而授城不可。宜出質講和。慶隆素玄許之。

遂與貞通平。取質引兵而還。慶隆告捷關東。以為己功。家忠日記

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是日。世子次信州小諸。關原記大全真田

昌幸既許其長子信幸屬神祖。其勢不得不與之爭戰。故築

若于小縣郡伊勢崎。使少子信仍居之。數出兵侵掠信幸管

內。互有勝負。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奧州軍記並曰九月五

計攻拔之左衛門佐退入上田城按家忠日記古簡雜纂載

九月朔神祖賜信幸書敵攻阪戶則使信幸援之蓋先是信

幸在沼田與信仍接戰而非是日之事關五日。世子遣使上

田城諭昌幸曰。石田三成以邪謀誘諸將。然郡國將士皆傾

心壹志。歸嚮內府。三成所恃。岐阜城既陷。群兇屯聚大垣。今

為誅戮彼輩。內府及吾率數萬兵。二道並進。斬獲三成。可指

日而定矣。子為三成所誘。纔保孤城。一戰得志。兇徒悉平。則

大藩如上杉佐竹。亦敗亡在近。况如子乎。宜亟改圖以保邦

域。昌幸對曰。今大老奉行舉事。專為嗣君。昌幸奉命。敢抗大

軍。臨危變節。固非其志。儻觸盛怒。則請先誅昌幸。以啓戎行。

世子再遣使招諭。昌幸終不從。故世子定議攻上田城。關原

全本多正信不欲攻城。勸世子徑赴美濃。關原合戰誌曰戶

固請攻城正信不聽據關原記大全一西是日。我軍寄宿民

父子從神祖戰于關原見下文故不取舍。神原康政言於世子曰。諸軍經長途皆疲。昌幸長於軍旅。

乘夜來襲。則恐取敗。宜令諸軍戒嚴。世子然之。乃命軍中張

列阻我讀

卷廿三 五



陣然屯火置戍卒其夜真田信仍果率兵出城見我軍整肅終不能擊引去松榮紀事信仍作昌幸以為世子發小諸時事今從關原記大全六日早旦

世子發小諸至染屋按視敵城昌幸率四五十騎出偵我軍

世子命擊之依田肥前守信守關原記大全作信政今從雜錄肥前守所自記率步

卒五十人連發鳥銃昌幸不戰而去豫與信仍謀伏兵於門

側林中與虛空藏山約我兵來進則佯走以誘我關原記大全曰昌幸

與左衛門佐謀塞神川上流伏兵林中及我兵逼城決上流河水暴漲後軍不得渡遂巡之間幸村叔兵入城而載一說

曰此非是時事天正十三年參河諸將攻上田城時事也一本德川記抄並無其事而有昌幸預料峽雲水漲我兵溺死

事見天正十三年蓋諸書載傳聞之說以為二事故今不取牧野康成之子新二郎忠成

襲稱右馬允年少氣銳秉麾厲眾與麾下之士並進攻城關原

記大全無新二郎事今據關原合戰誌伏兵見我兵寡小欲誘致後軍急起接

戰麾下之士戶田半平辻太郎助齋藤久右衛門信吉或作利盛

未知孰是御子神曲膳關原記大全曰典膳舊事里見氏長於一

寵遇之餘賜諱字名曰忠明朝倉藤十郎宣政後稱筑後守為駿河大納

言忠長中山照守鎮目一左衛門惟明揮槍力戰世謂之上

田七本槍大田吉政善射射斃數人以鼓士氣關原記大全無齊藤久右

衛門而有大田善大夫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無一左衛門而有

有久右衛門云一左衛門後來突戰故不入七人之數石卯

餘史有一左衛門而無久右衛門云久右衛門相繼而來亦

有戰功松榮紀事併吉政為八人然失七本槍之義勇士一

言集無久右衛門藤十郎而有山田十大夫與善大夫為七

人蓋吉政以善射佐槍勢故入其數諸書各有異同今據家

忠日記康成之兵爭先進鬪大久保忠鄰酒井家次本多忠



政等先鋒。渡神川橫擊之。神川諸書作神奈川今訂之。城兵故敗走。忠鄰

家次之兵追擊逼城。信仍開門而出。縱橫突戰。虛空藏山伏

兵猝起橫擊之。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虛空藏山之伏兵。昌幸自將。我軍大敗。死傷無

算。後軍欲救之。逡巡之間。信仍收兵入城。管沼忠政向搦手。

其兵朝日千助。後稱丹波。奧平左衛門等先登。攻破外郭。世子下

令斂軍。關原合戰誌係七日曰。我軍前鋒少壯之士。出刈禾稼。布獲田野。城兵出擊之。我軍敗走。忠鄰忠成之兵

還鬪。麾下士七人。接槍力戰。敵不能支。入城。闔門。石卯餘史無日。亦近此說。今從關原記大全。本多正信大

怒。以為鬪士皆犯軍令。言於世子處法。使大久保忠鄰殺其

旗奉行杉浦總左衛門久勝。七日。久勝自殺。忠鄰得免。關原合戰

誌係九日曰。旗奉行杉浦平大夫。據關原。記大全。平大夫久成。久勝。長子。今訂之。牧野康成之旗奉

行贊掃部亦處死。忠成與掃部出奔。亦得免。由是忠鄰與正

信不協。康成及戶田半平以至大田吉政八人被謫。戊吾妻

砦。後皆召還。關原記大全無正信。東石卯餘史曰。世子大怒。其原起于此。今從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世子又欲攻上田城。恐其後于關原戰

期。與正信及榊原康政議。使森忠政。仙石秀久。石川康長。日

根野高吉。諏訪賴水。備上田城。十日。世子引兵越和田嶺。康

政為前鋒。本多康重為殿。關原合戰誌曰。正信畏昌幸躡其後。不敢由大路。歷間道至長峰邑。

路甚險惡。士卒皆苦。獨康政大言曰。敵若出躡。則以我一軍

擊破之。何難之有。竟由大路而過。昌幸不敢出躡。兵關原記大

全駁其說曰。諸書或云。世子過間道。非也。既以森忠政等備

上田城。有何戒懼。而枉取間道哉。按康政為魁。康重為殿。康

政不可離群。獨初大友義統在朝鮮。師失律。豐臣秀吉奪封



流于安藝使毛利輝元幽之配其子義延於江戸神祖矜之

賜采邑宅地松榮紀事曰義統流于常陸依佐竹義宣誤矣今從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而賜采邑宅地據

紀事義延紀事作義乘據大友家譜初名能乘後更義延義能國音相同今從大全家譜

元議使義統舉兵曰事成則復舊封義統喜還豐後招集士

卒舊臣吉弘嘉兵衛統幸關原記大全曰統幸大友重臣吉弘鎮信之長子義統奪封寓于

中津立花宗茂統幸之從父弟也故迎至柳川給二千石聞

三成舉兵去抵大阪謁義統曰有何所見輕從輝元之命

乎義統曰嗣君幼弱不忍背之且近在配所頗被輝元之眷

遇故與其謀統幸諫曰秀吉公監奪封國終不復其故有何

恩義可報嗣君輝元卿之眷遇誠所不忘然內府遇卿亦

頗怨罵而今大老奉行之舉事非專為嗣君者且內府老謀

智勇世無其比及戰得勝如指掌矣願改圖以為長久之計

義統不聽統幸曰然則臣往關東給事即君以圖興復然又

不忍棄義統竟田原近江守親賢入道紹忍關原記大全作

從義統歸筑紫

鎮次宗像掃部名宗像掃部鎮次等來從兵幾四千五百人

也今從大友家譜

關原合戰誌作二千三百餘人石細川忠興重臣松井佐渡

卯餘史六千今從關原記大全

康之有吉四郎右衛門立行先臣城所友仙曰佐渡名與長

家傳留守木築城聞義統舉兵豫為守備之計黑田如水專

錄以討鎮西兇徒為任簡閱士衆得九千四百餘人出中津城

屯犬丸原勸豐後高田城主竹中重信使歸正重信稱病使

其子采女正重次從軍采女正名據關原記大全先是如水遣使廣島諭

義統以禍福義統依違答之如水先欲討垣見家純富來城

進陣于赤根嶺松井康之有吉立行差急步告義統來侵如

水使井上九郎右衛門野村一右衛門等將兵三千援之田



原州府志 卷之十一

工川告古則 竹口龍三郎刺

原紹忍建議以州之立石為營立石在石垣原之西南山嶽  
 秀峙地勢險固義統祖先創基之地也故紹忍勸之其夜義  
 統屯立石使宗像鎮次都甲兵部等攻木築城破外郭聞如  
 水遣援軍引兵還中津援軍至木築城下敵兵既退故進攻  
 立石康之立行率兵三百從之義統與千餘人守立石使吉  
 弘統幸宗像鎮次都甲兵部等三千五百人陣于石垣原以  
 拒之距立石可二十町如水先鋒時枝平大夫母里與三兵  
 衛二軍久野治左衛門德川記作久四兵衛今從關原記大  
 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蓋更稱也  
 曾我部五右衛門池田九郎兵衛黑田安大夫等一千五百  
 人進與之戰敵兵佯走平大夫與三兵衛逐北敵阻河水還

鬪統幸督兵來前其鋒甚銳平大夫與三兵衛退走戰死者  
 八十人斬敵僅十二人久野治左衛門時年十九揮槍殺敵  
 三人而戰死曾我部五右衛門與敵將鎮次相搏交刃而死  
 康之立行陣于實相寺山南見如水先鋒戰敗引兵直進九  
 郎兵衛安大夫合隊為一與都甲兵部之兵鬪奮勇馳突斬  
 敵將兵部康之立行力戰獲十九級據細川家傳錄吉弘統幸破如  
 水先鋒兵勢大振暫休士馬義統馳使使退軍統幸對曰不  
 可使敵乘勢來逼臣今破之矣義統遣銳兵四五百人援之  
 如水第三軍井上九郎右衛門野村一右衛門後藤太郎助  
 陣于石垣原北山上引兵而下鎮次兵部之殘兵及義統援

烈阻戰績 卷之十一



源氏本紀 卷之十一

宮田六左衛門刺

兵合為一隊拒之。我兵力戰獲級。敵軍先鋒敗走。統幸率後軍逆戰。勢甚猛厲。九郎右衛門之兵少却。左軍野村一右衛門年十九。朝鮮之役。夙著勇名。衝突無前後。藤太郎助相繼而進。敵陣頗擾。統幸下馬揮槍。殺我兵可二十人。自呼其名。與九郎右衛門鬪。九郎右衛門以十字槍接戰。傷其脅。統幸戰疲。重創扶兵而退。太郎助之兵小栗次右衛門追擊。獲其首。統幸驍將也。敵兵奪氣敗走。九郎右衛門一右衛門太郎助。三隊合擊。多獲級。引兵還。凡獲四百六十八級。我兵死者一百四十餘人。如水進陣于實相寺山。檢首級。梟之於別府邑。義統見兵猶有一千四五百人。田原紹忍勸義統據立石

之險拒之。義統驍兵戰死殆盡。氣懾不能復戰。遣使如水之

陣乞降。如水許之。紹忍歸岡城。依中川修理大夫秀成。瀨兵衛清

秀子右衛門大夫秀政弟義統剃髮出降。如水幽之而歸。家忠日記德川

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大全宮腰

秀興曰一說加藤清正統手隊長木田玄蕃井上大九郎率

兵至石垣原。聲言援如水。而實欲觀其勝敗。以附勝者。如水

察之。不見二人。使之還。熊本。今按清正與如水合謀。專為神

祖出力征討。懷貳之說。不足信也。又按中川秀成亦為援。如

水出岡城陣于石垣原。側近高崎山。今按秀成始黨于秀家

輝元。與如水清正不協。事狀見清正寄如水書。而云為援。如

備考據大全。十日義統泊豐後濱。背浦招集舊臣。十一日遣

兵攻木築城。十二日吉弘嘉兵衛宗像掃部等出屯石垣原。

十三日大戰于石垣原。嘉兵衛掃部戰死。是日神祖至熱田

其夜義統出降。今欲事實接續。故不係日。九鬼守隆在

烈阻賊績 卷之十一

十

驛。藤堂高虎來謁。受密旨歸赤阪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畔乘城數日與父嘉隆相持。聞神祖西上恐其觸嫌疑。十一日將兵一千五百攻鳥羽城。嘉隆使新宮城主堀内安房守

重俊名據一本德川記抄及其第二子五郎七第三子五郎八守城。自

將兵一千三百出城外拒戰。守隆先鋒敗走。越賀隼人青山

豐前守厲眾還戰。互有死傷。及晚父子各引兵還。守隆遣使

關東告捷。神祖在道聞之。不甚嘉其功。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神祖至中泉

守隆使來上首級神祖喜征伐之勝兆褒守隆之功按父子相攻固非美事神祖不宜褒之今從關原記大全○家忠日

記曰桑名城主氏家内膳正援九鬼大隅守攻畔乘城長門守拒戰大破之上首級于關東與諸書異附以備考是

日神祖至清洲有疾。十二日留於清洲。猶稱不佳。以待世子

自東山道來會。松榮上紀事召井伊直政於赤阪營。至清洲勞先鋒

諸將之戰功。稱直政及本多忠勝謀略能適機宜。關原記大全○松榮

紀事曰是日藤堂高虎又來謁曰請北渡河至岐阜以休士馬神祖不聽家忠日記大全並無其事附以備考是夜

市橋長勝襲大垣城下馬瀨營。斬戍兵十餘級。送于福島正

則之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大谷吉隆劫略郡縣。威震北國。石田三成

小西行長。島津惟新。遣健步報曰。東軍陷岐阜。屯赤阪。虛空

藏山。宜急引兵向關原。吉隆聞之。飛檄徵集北軍。率其子吉

久。甥木下賴繼。脇阪安治。其子安元。小川祐忠。戶田重政。朽

木元綱。赤座久兵衛等。一萬五千餘騎。是日發敦賀向關原。

慶長記作是月朔今從家忠日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敵軍北國大將京極高次雅謀

歸順。給朽木元綱殊途出海津。分兵為水陸二途。自航湖水。



還大津城。立花宗茂筑紫廣門為敵軍前鋒。赴大垣。次粟津。高次召將佐。欲夜襲之。黑田伊豫諫曰。宗茂良將。不可輕舉。計城中見兵。有三千餘人。不如致敵城下。以破之。議未決。宗茂廣門既發。粟津時人頗譏伊豫之失機。關原記 大全高次遣多賀孫左衛門等。闔關寺之大門。以遏往來。運芻糧於城中。燒大津松本關寺市廛。以闢戰場。分兵據守。衛衛。宗茂廣門聞高次城守。還軍屯勢田。以保勢田橋。告急大阪。毛利輝元增田長盛。以毛利七郎兵衛元康為將。元康元就第六子。後稱大藏少輔。率毛利秀包。多賀出雲守。杉若越後守。德川記。作杉谷。垣屋隱岐。越中守。今訂之。垣屋隱岐守。荒木平大夫重堅等。按荒木系圖。重堅安藝守高村第二子。初事秀吉。公稱木下備中守。

萬七千餘兵。以宗茂為前鋒攻城。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關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關寺門闔。兵不得過。時大虞院以尼孝藏主。秀吉公侍女。慧而有才。辨秀吉公使。傳命于中外。頗有熱學禪法。號仁叔。阿茶局為使。諭高次夫人。使高次歸大阪。司門為過。二女開門。元康之兵乘之而入。城兵欲拒之。立花宗茂進兵。膳所高木。城兵恐為邀後。引入第三城。闔門。先是高次遣重臣山田大炊於關東。以為質。大炊後更稱神祖嘉多賀越中。之曰。高次誠款有餘。何用質為。乃賜良刀於大炊。以還之。高次城守益堅。二女不能奪其志。竟還大阪。自九日至十一日。敵兵晝夜攻城。城兵悉力拒守。伊賀謀者夜入元康之營。奪旗一旒而歸。是日城兵建之以嘲。立花宗茂之兵見之。以為



元康先登急進攻城。筑紫廣門多賀出雲守等相繼而進。城兵發矢石捍之。敵兵衆多。不顧死傷。蟻附攻城。破京町口。三面齊進。多賀出雲守先發。立花宗茂隊將立花吉右衛門成家力戰被創。部兵皆殊死鬪。竟陷第三城。山田大炊赤尾伊豆等守尾花川口。雖奮戰拒之。而敵兵麇集。度不可守。退入第二城。高次馳使督責之。大炊伊豆開門而出。揮槍突戰。殺敵數人。大炊之兄三左衛門戰死。大炊伊豆遞進。却敵凡六戰。疲又入第二城。闔門。敵兵竟陷第三城。進薄第二城。城兵發銃矢。飛巨石拒之。敵將松浦伊豫守中鉛死。關原記大全。本書曰石川掃部頭亦中鉛死。按石河掃部頭賴明亂平自殺。事見下文。十月家忠日記唯書伊豫守一人戰死。而無掃部頭。今從之。

其餘死傷五六百人。敵退至第三城張陣。十三日。敵兵連發大小銃攻之。堞壘悉壞。高次善撫士卒。故城雖甚危。而無敢離叛者。輝元長盛以與東軍會戰在近。使僧興山新莊直賴修和好。說高次曰。大老奉行爲嗣君興兵革。而明公獨城守。罪等謀叛。宜講和以全家人之命。高次曰。我屬內府。諸將屬輝元。互爭雌雄。各行其志。非關嗣君之事。內府爲天下之元老。義當服從之。今臨危授城。非武夫之所爲也。興山直賴固勸之。高次以死自誓。是曉敵自山上園城寺發佛郎機擊破殿守第二層柱。松丸夫人侍女二人悸死。松丸夫人高次之妹。武田孫八郎元明之妻。秀吉公聞其美。誘殺元明。奪之。爲妾。在伏見城松丸殿。故世稱松丸殿。夫人大驚。頻勸高次



和親。黑田伊豫亦勸之。高次不得已從之。授城於立花宗茂而去。石卯餘史曰。大谷吉隆與宇喜多秀家議使朽木元綱說高次降之。按吉隆秀家未嘗攻大津。餘史誤。今從關原記大全。又按大全載宗茂襲立花吉右衛門成家書親成質之立花飛驒守清直之士安東守經報曰。宗茂數更名。此時名親成。然終以宗茂為定名。○據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九月朔。吉隆發。敷賀。三日夜。高次歸大津城。四日夜。宗茂廣門屯勢多。七日。大阪諸將來會。自十一日攻城。今欲其事通貫。故不係日。初因幡鳥取城主宮部兵部少輔從神祖於東征。及與諸將西上。馳書桑名城主氏家行廣。告叛神祖入同守城。夜出岡崎驛。將取水路赴桑名。路逢京極高次之使石川太郎左衛門兵部少輔命左右輒殺之。剖太郎左衛門所杖竹杖視之。有一行書。促台駕亟西上。兵部少輔以為行廣高次之妹夫也。其心難

保。猶豫議進退。計無所出。天既明。宰臣相議。遣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之營。曰。兵部少輔病狂濫出。請處分。直政忠勝命宰臣使其兵眾隸本軍。關原合戰誌。兵部作宮內曰。宮內少輔雖從東征。而眷戀妻子。石田三成以書誘之。宮內少輔棄軍潛出營。將赴大阪。其臣告之。田中吉政。吉政遣人追及於塗。送吉田城。使松平家乘拘之。軍無主將。士卒惶惑。藤堂高虎善祥坊之女壻也。故宮內少輔之臣友田左近右衛門請舉軍屬高虎。高虎告狀於神祖。神祖使高虎撫其軍。士卒始安。按兵部少輔與諸將西上。則此時神祖猶在江戶。軍機疾速。不容往復。經日。今從關原記大全。是日。神祖至岐阜。厚見郡西座村立政寺僧。關原記大全曰。瑞雲寺。非也。龜甲山立政寺為是。今從之。厚見安八二郡皆在美濃。盛碩大椰子於盤獻之。神祖使近習隨意取之。戲曰。大椰子。吾掌握。關原合戰誌。石卯國音相通。關原記大全曰。自是改大垣。書大垣。今按仍舊。皆書大垣。十四日。神祖發岐阜。諸將



源氏物語卷之十一

宮田六左衛門刺

奉迎呂久河上晉謁神祖面勞其戰功。家忠日記關原記大

餘史○慶長一統記松榮紀事並云是時神祖握福島正則

之手顧諸將曰須明日鏖戰殄滅賊徒諸將皆喜按神祖因

敵轉化不必指定戰期蓋後人見會戰召水野勝成使守曾

根舊壘如故勝成辭曰臣願與赤阪諸將在前鋒效力戰陣

神祖不許曰曾根輜重轉運之要衝敵若出兵樂田大垣之

間邀岐阜赤阪之路則諸將不得屯赤阪汝勿貪目前之功

而忽國家之大計勝成奉命而退。關原記大全關原亭午神

祖至赤阪屯岡山。關原合戰誌曰神祖改岡山地勝山德川

舊書先是稻葉貞通以其子通孝為使報曰石田三成之臣

慳原平助。關原記大全曰彥右衛門子時年十率多兵扼摩

免戶渡宜備之時神祖次岡崎城通孝告狀神祖嘉之至是

貞通及其子典通加藤左衛門佐關一政竹中重門等犬山

降將來謁馬場昌次山村甚兵衛千村平右衛門亦同時謁

見神祖皆善遇之。關原記大垣斥候見大旆至走告之宇喜

多秀家石田三成率兵出池尻口按視之候騎告曰東兵增

盛白旗翩翩內府來到必矣島清興曰比日敵兵夜出晝還

其營詐為大軍增益以給我白旗金森法印也乘其動搖可

一戰破之也。關原合戰誌載島左近之語曰內府方在與州

豈有不知神祖西上之理哉今不取合戰誌又云大垣敵將

聞神祖在岡山皆失色左近謂三成曰今不一戰制勝則士

氣不振請擊之三成然之左近為前鋒蒲生備中為後拒隔

株川陣于笠縫堤秀家陣于池尻口今從關原記大全蓋島



秀家傳

龍澤叢書

清興亦在三成前鋒也秀家曰然不及催督他軍我與治部少輔以手

下兵擊走之三成從之二軍前鋒渡株川擊中村一學之陣

一學尚幼彦左衛門一榮代統其衆見上文秀家伏兵一色村以誘之家忠日記德川記關

原合戰誌並云鳥左近伏兵林藪使步卒放銃誘之今從關原記大全一學叔父一榮及其宰

橫田宗治麾兵進戰有馬豐氏陣於其側進兵援之中島次

郎大夫稻次右近等先衆爭進橫擊三成之陣敵將敗走一

學豐氏之兵分左右追擊之神祖在岡山望見之謂左右曰

中村式部少輔自少習軍旅部兵皆善戰陣列可觀既而一

學之兵渡株川神祖慨然曰此敵誘我深入而墮其計余立

敗矣追騎乘勢長驅遇伏發敗兵應期還戰一學之兵受敵

左右不能支隊將野一色賴母據淺井軍記初稱厲衆馳突

秀家之兵淺香左馬擊之獲其首德川記關原合戰誌左馬

從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甘利備前與秀家銃手隊長飯尾太郎左衛門

馬上相搏而死其餘知名之士多戰死關原合戰誌曰敗兵

退至笠縫堤下豐氏之兵追擊三成前鋒亦渡株川沿岸而

退稻次右近為殿敵兵四騎出躡之其一橫山監物蒲生備

射中右近之胷甲堅不徹監物又注矢右近急進與之相搏

監物有膂力右近幾危其奴來救竟斬監物使奴取其首擊

三騎却之德川記石卯餘史右近作半兵衛疑初稱也今從

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先臣佐宗淳曰後稱壹岐德川記合戰誌餘史並云右近斬監物與花

木外記接槍外記逃去蓋大全所載三騎之一也有馬法印



新編 關原合戰 卷之十一

宮田六左衛門刺

侍神祖側。神祖望見右近之背旗。問其姓名。對曰。玄蕃頭之

兵稻次右近。神祖召之。面褒其功。一學之兵。猶在堤下。不能

引去。神祖召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曰。非汝等則不能退兵。川

德川記。關原合戰。誌慶長一統記。為命。直政忠勝單

騎不擐甲。馳至兩陣之間。左右指揮。自為殿。全軍而還。家忠

德川記。關原合戰。誌慶長一統記。為命。直政忠勝單

那院門前。檢所獲東兵首級。凡八十四。關原記。大全。本書舉

三十二。我軍斬敵首十七。或云中村。三成謂秀賴近臣廣瀨

兵庫曰。子之鄉里美濃北山。有高橋修理。高橋作鷹橋。國語

同。居廣瀨谷。世為豪族。子往說之。使之驅率邑民獵者。為銃

手一千人。以會關原之戰期。戰勝則封美濃半州。以疇其功。

乃授黃金一百枚。資之。兵庫至廣瀨谷。告其言。修理曰。吾祖

先自將軍尊氏公時居此。不願榮達。故秀吉公名之不出。今

有何故而出乎。兵庫曰。如此則戰勝之後。聲罪致討。宗黨必

滅。子勿悔焉。修理曰。此冤枉也。吾不以干戈抗人。有何怨讐

而處罪乎。當俟天下治平。披訴主將。永保鄉里。子休矣。遂却

黃金不受。兵庫不能屈而歸。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

臣按。高橋修理高尚之士。而有先見之明。知石田三成之

將敗。毅然拒之。辭直氣壯。不惡而嚴。卒免于禍。以保全其

宗黨。較之古人。殆無媿焉。特怪夫天下既平。終無所見。豈



源字... 卷十二

竹口龍三郎刻

其事不達于神祖之間歟。或記者頗溢其美。而其實未至。如是耶。使人不能釋然無疑也。

先是豐臣秀秋至高宮。逗遛不進。宇喜多秀家遣使促之。使之引兵出美濃。以會戰期。秀秋稱病不出。既而秀家入大垣城。度其有異志。與石田三成議。謂戶田重政平塚為廣曰。卿等須至秀秋之營。託言軍議。執之以為質。如不從命。則刺殺之。卿等共死。則功與死事等矣。重政為廣諾。輒至高宮之營。請謁。秀秋稱疾劇不出。二人計無所施而歸。歷日。秀秋至大垣。遣使城中曰。下官有疾。故流言荐興。今來于此。屯于城外。須與東軍決戰。然後入見諸將。以明其無貳。秀家使之陣于

大垣城西松尾山麓。秀秋引八千餘兵。陣于山上。是夜。大谷吉隆至其營。讓秀秋曰。卿兄弟雖多。太閤最愛卿。以為隆景之養子。輔佐嗣君。非卿而誰。如聞卿託疾逗撓。通謀關東。豈所望於宗室之胄哉。秀家及三成正家。皆欲殺卿。以懲攜貳之徒。然以其無明驗。故隱忍至此。宜蚤改圖。以全臣節。稻葉正成。平岡賴勝。在秀秋之側。同辭對曰。中納言自幼被太閤之深恩。欲報之於嗣君。而近以罹疾。輒來無根之言。豈蓄異圖。請勿怪焉。吉隆曰。黃門年少。恐其志慮未定。或為姦人所誘。今聞二人之言。坦然意釋矣。遂辭去。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曰。吉隆謂三成

曰。金吾中納言反覆難信。吾欲抵彼營。面質之。實懷攜貳。則吾交刃而死。足除一害。然吾病喪明。舉措不便。當以平塚因



幡守為介。因幡守喜應之。二人往秀秋營謁之。秀秋出見。吉  
 隆進捉秀秋。以短刀擬其背。因幡守同進。吉隆責其有異圖。  
 秀秋不少沮。自若。曰。無之。如其有貳。何輒出見。意者內府  
 縱反間。欲使殺吾乎。果爾。疾斬吾首。以降內府。二人信之。復  
 坐。曰。然則賜誓書。以安大垣。人心秀秋以為要盟。鬼神不  
 享。即授誓書。因幡守監之。吉隆使因幡守齎之。歸大垣。徑赴  
 關原。蓋二書務欲張皇。吉隆之謀略。而傳會為此說。家忠日  
 記。及關原記。大全所載。較平實。今從之。○大全載一說。曰。秀  
 秋將攻安濃津城。至關地。藏稱疾。還至高宮。移屯柏原。逗撓  
 數日。秀家三成。吉隆相議。吉隆至佐和山城。招秀秋將執之。  
 秀秋覺之。不來。故吉隆遣重政為廣於其營。云云。然二人三  
 出大垣城。赴秀秋之營。舊說所傳。故不取一說。附以備考。  
 成與秀家謀。使瀧川正弘。矢田半左衛門。齎秀家三成。小西  
 行長。長束正家。安國寺惠瓊等。連名誓書。抵松尾山。說正成  
 賴勝曰。嗣君至十五歲。使秀秋掌天下政事。關原合戰誌。石  
 卯餘史。松榮紀  
事並云。當以秀秋為關原。按此雖昭利之  
 虛辭。秀秋豈肯信之乎。今從關原記。大全。筑後筑前二國依

舊。增封幡磨。正成賴勝各給黃金三百枚。關原戰勝。則割近  
 江地。各封十萬石。秀秋對使者曰。吾無攜貳。重賂何為。使者  
 歸報。三成終無如之何。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  
 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按安治納款  
 既見上文。至是踐其言  
 治。朽木元綱。小川祐忠。皆通謀歸順。松榮紀。事。按安治納款  
 既見上文。至是踐其言  
也。○關原合戰誌曰。島津義弘說三成曰。敵軍以內府至岡  
 山。倍氣我軍。失勢。秀秋攜貳。訛言紛紜。戰必不利。今夜襲岡  
 山。營出其不意。則秀秋反計。亦無所施。必得大捷。請我為前  
 驅。三成曰。內府雖至。兵僅三四萬。此不足畏也。我兵充滿山  
 野。既逾十萬。輝元出師。亦在近且。以大白會戰。以得大捷。此萬  
 握中。夜戰危道。勝敗未可料。不如白日會戰。以得大捷。此萬  
 全之道也。義弘固爭。三成終不聽。按義弘嘗欲入伏見城。同  
 守。而懷歸款之志。不必設此奇策。以困東軍。其言全與宇喜  
 多秀家欲夜襲赤阪之計相同。關原記。大全。不取其說。蓋有  
 所見也。合戰誌。石卯餘史。又曰。三成與大垣諸將議。遣使大  
 阪。促毛利輝元出師。輝元諾。時城中流言。增田長盛。潛通關  
 東。故輝元不得輒出。按是月十二日。三成寄長盛書。有內府  
丸



源氏物語卷之十一  
源氏物語卷之十一

江川八左衛門刺

未來輝元不應出大阪之語然則三成未嘗促之也據毛利家記秀元勸輝元密通欵于神祖故懷兩端不特城中流言也故今是日上杉景勝之兵將攻伊王野口出據石山伊王皆不取

野下總守資信下野守資宗子初稱又太郎使其臣薄葉備中擊破之資

信與其子又十郎資重進擊又破之斬一百七十餘級敵兵

敗走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伊王野系圖資信父子名據系圖關原合戰誌曰景勝寇關東只唯此一戰其後聞

關原之敗神祖在岡山之營召福島正則池田輝政京極高不敢出兵

知黑田長政以下諸將問攻戰利害皆同辭對曰大旆既至

吾輩宜進兵攻下大垣城神祖曰善然備前中納言在城為

主將石田長束大谷以下將士皆受其指揮卿等雖悉力攻

城未易猝拔三成輕佻卿等所知也若誘中納言出陣郊外

則可一戰禽之也關原記大全○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此下有神祖移陣菩提以致敵兵之謀

然是夜三成出陣關原不敵將亦會議于大垣城中宇喜多

及移陣明日會戰故不取秀家謂諸將曰聞內府既至赤阪意者攻城在近而今城兵

數萬守備有餘不經旬日毛利元康柳川侍從立花宗茂久留米

侍從毛利秀包小野木縫殿助早川主馬首等拔大津田邊城來

會于此安藝中納言亦當繼至以十餘萬衆擊關東疲兵其

勢不異于鷹鷂之毆烏雀此萬全之策也三成曰不然凡城

守者利于以寡制衆今擁十萬之兵名為往伐關東而坐守

孤城不能出戰則士氣沮喪勢不可振宜使安藝宰相毛利秀元

長束正家率部兵三萬七千人為前軍出陣于青野原明公



源氏物語  
卷十一

宮田六左衛門刺

與大谷吉隆率四萬人為第二軍。三成與鳥津惟新、小西行長及大阪弓銃三萬餘人，歷關原菩提寺山麓，登赤阪，虛空藏山，繞出敵後，見機雷發，前後合擊，則東軍走至呂久合渡，併力追擊，破之必矣。將兵之道，要在攻所當攻，守所當守。願明公無少遲疑，可速進馬。吉隆謂正家曰：我兵雖逾十萬，而內府既至赤阪，則彼亦殆將十萬，勢均力敵，不較虛實利害，而欲一舉爭鋒野戰，未見其可也。黃門君雖尚少壯，而謀慮深遠，欲待諸軍來集，可謂至計。而三成輕遠，妄勸出師，此取敗之道也。宜堅凝持重，以制勝焉。三成固爭不從。其餘敵將亦多不用吉隆之謀者。秀家不能奪，竟從三成之議。吉隆又

曰：諸將與眾同心，不亂隊伍，決志必死，則或可取勝。一有前却，則勝敗未可豫料。戶田重政亦贊成其言。秀家曰：眾議既定，宜亟歸營。明旦會戰。諸將皆出。吉隆受秀家之命，至松尾山豐臣秀秋之營，諭以赤心無貳，固守前約。關原記大全秀家與三成議，使福原直孝守大垣牙城，熊谷直陳、垣見家純、木村宗左衛門、其子傳藏守第二城，高橋元種、秋月種長、相良長每守第三城，兵合七千五百人。關原記大全作七千餘人，今從水野勝成事記。正家與安國寺惠瓊歸南宮山之營，對吉川廣家，傳秀家之命曰：明日之戰，安藝宰相宜為前軍。廣家既與福原越後合謀，勸秀元歸款，故託言曰：宰相代父將兵，當與宇喜多黃門號令

源氏物語

卷十一

二十一



諸將而使之為前驅。殆失望也。正家惠瓊固勸之。廣家終不聽。夜二更。三成歷野口村田路。至南宮山。說秀元廣家曰。黃門與宰相為前後主將。有何不滿而發此言。論辯再三。亦不能奪。三成曰。然則黃門指揮諸將作戰。宰相須橫擊敵陣。言訖。歷牧田間道。○貝原篤信木曾路記曰。牧田距今洲二里。牧田東有高田村。有野曰。唐末三成所歷間道也。即此也。四更至松尾山。對平岡賴勝稻葉正成。使秀秋明日厲戰。徑至大谷吉隆藤川之營。議軍事。經小玉大路。黎明至小關村。島津惟新。鍋島勝茂。小西行長等。夜出大垣城。由野口赴關原。宇喜多秀家將大軍。後諸將而發。○關原軍記曰。大垣至關原行程三里。松榮紀事曰。敵將暗夜衝雨至關原。人馬騷擾。其勢不異于奔敗。按翊日之戰。秀

家先破福島正則之陣。軍列不整。而一柳直盛在長松城西。能如此乎。蓋後人臆度之說。故不取。

尾光教在曾根城。謀奔赴而告直盛。光教馳使本營告之。福

島正則以其臣祖父江法齋為使。據關原記大全。法齋初稱江右衛門。武功積累。召仕

麾下。隸青山常陸介忠成。忠成授氏曰。青山石見守。後有罪被誅。事在十九年。告曰。敵兵出城。將俟

天明進討。神祖召法齋面諭曰。出城勝兆也。吾當繼發以殄

滅之。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關原軍記。慶元記。並曰。神祖令諸將曰。敵兵皆依山而陣。但擊

向我者。勿擊山上敵。直由海道西上。則戰勝必矣。敵若下山。橫截我軍。則可擊破之。此又取勝之道也。附以備考。法

齋白神祖曰。鍋島信濃守未戰而引兵上山。神祖曰。天未明。

且重霧昏蒙。汝何以知之。法齋曰。臣攬鍋島所陣馬糞。試之

猶暖。是以知之。神祖曰。前日吾到岐阜。勝茂通款請降。宜其



如此。關原記大全時北面士某為言京極高次往大津。比過山科。遇三成急步捕之。送本營。齎三成寄增田長盛書。詳說大垣之形勢。神祖發覽之。使諸將傳觀之。關原記大全慶元記石卯餘史。○書辭載在三書。豫召監使下號令。福島正則。細川忠興。其子忠隆。織田有樂。其子長孝。田中吉政。其子長顯。加藤嘉明。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生駒一正。戶川達安。竹中重門。及公子下野守忠吉。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為前軍。筒井定次。稻葉貞通。其子典通。加藤左衛門佐。蜂須賀至鎮。遠藤慶隆。小出秀家。龜井茲矩。寺澤廣高為二軍。池田輝政。其子利隆。淺野幸長。山内一豐。有馬法印。其子豐氏。金森素玄。其子可重。德永法印。壽昌。

一柳直盛。中村一榮。市橋長勝。松平吉綱。橫井伊織。其子孫右衛門。作左衛門等。備南宮山。栗原山之敵。西尾光教。水野勝成。津輕為信。松平康長等。備大垣之敵。酒井家次為麾下前鋒。大須賀忠政。本多成重為後拒。堀尾忠氏守岡山之營。總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餘人。關原合戰誌曰。分為二十六隊。堀尾忠氏與山内一豐備大垣城。其餘軍列合戰誌。石卯餘史。遣奧平貞治於松尾山。監豐與此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全。臣秀秋之軍。十五日黎明。神祖擐甲。談往年長湫之捷。使近習聞之。出軍關原。建牙於野上之西。挑配原。關原記大全。毛利秀元。吉川廣家。雖密輸款。而神祖未知情實。頗疑其詐。本多忠勝曰。彼若懷詐。則當下南宮山張陣。而至今猶在山上。



則其非詐可知矣。且輝政幸長。置陣牢固。無復可慮。宜亟進大旆矣。神祖從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本多家譜。方是時。惠瓊至。秀元之營說曰。敵將布陣。關原內府將進馬。宜令諸將見烽作戰。秀元曰。吾年尚少。軍事悉委吉川。彼當見機發兵。更勿勞心。惠瓊曰。卿為太閤之養子。特蒙恩遇。秀賴公之成敗。造次不可忘。而諉之軍事。悉委吉川。不忠孰甚焉。宜亟改圖。以勦敵軍。秀元語塞。誓必發兵。襲後。惠瓊喜而歸營。秀元遣使廣家之營。謂曰。關西諸將皆棄其質歸內府。吾亦欲棄福原左近。以襲擊其後。須挑戰。廣家固執不聽。關原記大全。既而正則候騎澤井左衛門森甚解由。與三成斥候澤田小三郎。乾二郎。兵衛

馬上相遇。石卯餘史為小西行長斥候。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四人提槍將鬪。正

則候騎祖父江法齋馳入其間。謂曰。審形勢。料虛實。以告主將。候騎之職也。子等鬪死。則有誰當告主將。戰在事後。須各罷去。四人然之。遂東西別去。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福島正則之

前鋒。橫截宇喜多秀家之後軍。而列隊伍。秀家之兵不能測其多少。猶豫不進。稻葉助之丞厲聲曰。主君在前。敵邀其後。有何疑懼。而不敢進。須衝突而過。馳馬冒陣。其餘提槍齊進。勢甚猛烈。正則之兵加藤莊之助。馬上指揮。助之丞以槍刺之。墜馬。不取其首。率餘眾直衝我陣。而過。得及秀家。正則隊將福島丹波。率手下兵力戰。獲十餘級。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秀



家背石原嶺向東南而陣。河尻肥後守石河光吉。布施屋飛驒守玉置小平次。糟屋內膳正赤澤山城守池田伊豫守戶

田重政。平塚為廣。陣于秀家之右。○關原記大全河尻肥後守上有有馬修理大夫按

有馬晴信承大阪之檄而未嘗出兵事見下文十月故不書大谷吉隆其子吉久甥木下

賴繼朽木元綱小川祐忠脇阪安治其子安元赤座久兵衛

等陣于松尾山麓小西行長島津惟新其子忠恒姪豐久織

田秀雄。關原記大全無秀雄今據關原合戰誌信雄長子幼名三法師至參議從三位稱越前大野宰相織

田左衛門佐信高。信長公第七子初稱藤四郎及大阪弓銃隊長陣于其

左石田三成陣于天滿山麓列柵二重島清興其子新吉清

長。諸書作政勝關原記大全信勝今從諸家系圖纂次子十次郎清資大場土佐大

山伯耆。舞兵庫森九兵衛。蒲生備中北川平左衛門等六十

餘人陣于柵前。毛利秀元吉川廣家。宍戶備前守安國寺惠

瓊。長束正家。其弟伊賀守長曾我部盛親。鍋島勝茂等陣于

南宮山栗原山。兵總十二萬八千六百餘人。關原合戰誌曰分為十八隊按

敵將陣列諸書不同今從關原記大全大谷吉隆分兵使吉久賴繼扼垂井口

自將勝兵六百餘人向松尾山張陣以備豐臣秀秋之變。關原

合戰誌○本書曰分兵四千使大谷大學木下山城守將三之據關原記大全吉隆兵總二千八百人故今不舉其數

成吉隆不知元綱祐忠安治安元久兵衛等潛謀歸順故亦

使之備秀秋。關原合戰誌是日昏霧四塞咫尺不辨日加辰漸晴

神祖自關原街東進馬西上十二町渡邊守綱說地形之利



害又進陣可三町。前鋒酒井家次建旌旗十二旒。先神祖可九町。本多正純與平信昌。其子家昌。松平忠明。戶田一西。其子氏鐵。松平家清。青山忠成。其子忠俊。永井直勝。松平家乘等。陣列其次。秀家三成。吉隆見神祖後南宮山而進陣。欲前後夾擊。故戒部下勿與戰。關原記大全下野守忠吉初蒞戰場。井伊直政其婦翁也。故神祖使直政導之。直政率勝兵可三百。進至前軍。關一政塗遇直政。問當屬何人部下。直政曰。第跟吾來。一政從之。本多忠勝馳至。作色責直政曰。今日之事。吾與子共為先鋒。何得獨進。直政曰。吾奉命導公子。不得與子共事。忠勝愈怒。二人忿爭。事將不測。一政和解之。遂得平直。

政欲先福島正則之陣而進。正則之兵可兒才藏橫槍呵曰。福島左衛門大夫奉命為先鋒。不許他人過此。直政給曰。吾井伊侍從也。蒙命與公子忠吉出為候騎。才藏曰。然則多兵不可。須減之。直政不得已。使木股右京統兵眾。纔率五六騎近敵軍。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印餘史。慶元記。關原兩軍記。按合戰誌。右京作土佐。蓋更稱也。今從大全。兩軍發銃交戰。藤堂高虎之甥藤堂新七良勝。獲級第一。遣使獻之麾下。神祖褒之。既而麾下海螺鳴。東軍大喊而進。下野守忠吉冒島津惟新之陣。手擊其兵。松浦三郎兵衛。三郎兵衛多力健鬪。忠吉被創。勇氣不撓。馬上相搏而墮。從兵加藤孫太郎獲其首。忠吉又進擊敵。從兵纔四人幾危。井伊直政



率手下兵救之。木股右京。鈴木重好。厲眾督戰。小幡勘兵衛

景憲。諸書孫十郎虎威孫。又十郎昌盛子。一說虎威作昌忠。昌盛作在直。蓋初名也。勘兵衛初稱孫七郎。後更今稱。

力鬪獲級。脇五右衛門。岡本半助。向山外記。皆有戰功。關原

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鈴木重好率先勇猛。擊破惟新之陣。直政凡獲

五十三級。鈴木重好傳。松倉重正屬直政。力戰有功。本多忠勝騎

世子所賜駿馬。號三國驪。長四尺八寸餘。家忠日記。松榮紀

家譜。橫衝惟新之陣。敵兵披靡。馬中鉛斃。從兵梶金平授已

馬乘之。本多忠朝時年十九。手斬惟新之兵二人。從兵山內

主水。加藤忠左衛門。吉原新介。長野新四郎。青山三四郎等

皆善戰。桑山左衛門佐一直。修理亮重晴孫。九郎二郎一重

屬本多忠勝有功效。石河貞政斬石田三成候騎服部新左

衛門。關原記大全云。麾下上其首。神祖檢之。為是日第一級。

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大全曰。福島正則之

兵渡邊彥助。先石河伊豆守。獲首。先備正則之覽。然後獻之。

麾下。故後於伊豆守。按先是藤堂良勝。獲級第一。福島丹波

亦邀擊。宇喜多秀家。後軍獲十餘級。然在大軍未接戰之前。

故不得為第一也。前鋒福島正則西馳。先擊宇喜多秀家之陣。秀家

分二萬餘兵為五隊。前軍與東軍接戰。其鋒甚銳。正則之兵

退走。可五町。星野又八揮眉尖刀還鬪。斬敵三人而死。其餘

戰死幾三十人。眾不能支。正則大怒。厲聲呵之。福島丹波。小

關石見。長尾隼人等。厲眾還戰。互進互退。勝敗未決。關原記

大全關



原合戰誌。加藤左衛門佐筒井定次。橫擊秀家之陣。破之。關原石卯餘史。黑田長政陣于相川之北。向青塚。擊島清興之陣。銃手

隊長白石莊兵衛。管六之助。野口左助。益田與助等。連發鳥

銃。敵兵辟易。關原記大全。○本書舉一說曰。管六之助部兵所放鉛彈。中島左近而重創。故其陣輒敗。田

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岡田將監等。○將監織田信

雄之將。長門守弟。見天正十二年。未知其以何年屬神祖。與石田三成之前軍接戰。東軍

少却。三成見之。以為南宮山諸將合擊內府麾下。則必得大

捷。乃舉烽天滿山。引兵下丸山。大喊而進。擊吉政之陣。吉政

退可三町。加藤嘉明。細川忠興。黑田長政。橫衝三成之陣。細

川忠隆。其弟興秋。叔父興元。皆揮槍獲級。忠興冒陣力戰。前

田與十郎。○按此與蟹江城主前田與十郎稱同而人異。香久山少左衛門等六人

皆獲級。伊丹意頓屬黑田長政。與三成隊長安宅作右衛門

接槍。作右衛門勇健。縱意頓仆之。黑田一成馳至。擊作右衛

門斃之。使意頓取其首。進與蒲生將監相搏。獲其級。意頓跨

作右衛門之屍。欲取其首。創重而死。其餘長政之兵。後藤又

兵衛基次。詳注于十九年。生田小屋之助等十三人皆獲級。關原記

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大全曰。十四日夜。長政選精兵十五人。戒之曰。明日之戰。不得離我左右。馳逐如我手足。若有離

群獨戰者。雖得大將之首。亦不得為功。其意以為三成兇徒之魁帥也。欲親擊之。以償宿憾。故君臣一心。衝突其陣。而三

成竟敗走。又兵衛小屋之助等十三人。皆在選中。健鬪不遺餘力。長政大賞其功。田中吉政。生駒一

正。乘勢還鬪。吉政之兵中村采女。斬三成隊長紐忠右衛門。



一正之兵脇阪源右衛門黑田久六等力戰獲級三成前軍不能支竟敗走織田有樂其子長孝津田高勝等陣于大路之南進與大谷吉久木下賴繼平塚為廣戶田重政相抵敵兵甚勁我軍又少却諸將齊進前後合擊呼聲動天地古田重然猪子内匠舟越景直佐久間安政其弟勝之斬獲挺衆小阪助六安孫子善十郎稻熊一左衛門諸書稻熊作熊谷垣今從大田牛一所撰關原記永井直清本慶長記及石卯餘史兼松正吉西尾藤兵衛坪内喜太郎利定父子五人皆力戰獲級日加午雌雄未決敵兵動輒欲挫東軍久保島孫兵衛至麾下言於神祖曰戰既酣而秀秋按兵不動請處分神祖既疑南宮山之敵聞此言

益不能無疑作色曰恨為豎子所賣乃使孫兵衛率銃手二十人向松尾山發銃脅之秀秋前鋒整隊伍將向我陣平岡賴勝稻葉正成鳴海螺進旌旗告有倒戈之約於諸軍秀秋步騎八千以五千為左右翼三千為麾下親兵下松尾山直擊大谷吉隆之陣賴勝正成左右分進銃手六百雷發雨注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三書並曰秀秋監使村上宇兵衛告反戈之約于前軍隊將松野主馬主馬大驚曰臨戰變節謂之盾裏反忠不忠不義小早川家絕無其事吾不能聽命唯有一死可以報國耳宇兵衛曰君侯既與關東定約專為宗社不可中變今子獨拒命則是亦不忠不義也主馬服其言雖引兵下山而終不與敵兵接戰大全又曰主馬領五千石亂平致仕而去往京師落髮居黑谷及賜備前美作於秀秋招之為執政固辭不出其後田中吉政厚幣招之乃出給一萬石晚年駿河大納言忠長卿召為家老大谷給二萬石忠長卿封除又為僑人號道圓終于京師



烈祖所錄  
卷十一

木部嘉平括

吉久木下賴繼戶田重政平塚為廣方與東軍戰見秀秋來  
進舍東軍與之戰吉隆豫知軍必不利欲亟自裁故不擐甲  
輕服駕輿其輿四方皆空使親兵舁之以便屠滅德川記關  
原合戰誌  
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並曰吉隆欲馬上自裁故不擐甲輕  
服騎馬關原記大全不然其說今從大全及毛利家記將  
兵六百輿中指揮高呼大罵曰秀秋無狀怨徹骨髓今不斬  
之更待何時宜直入麾下取之兵皆殊死戰重政為廣揮槍  
力戰大破秀秋之陣賴勝正成厲眾曰兵書有之小敵之堅  
大敵之禽也須併力決志以獲大谷父子然敵兵勇銳秀秋  
之兵敗走田中勘左衛門布目新平等二十九人戰死被創  
者幾五十人關原合戰誌曰戰死三百七十  
十餘人今從關原記大全秀秋大怒以新兵

攻之重政父子五百餘人大呼進鬪為廣父子六十人橫擊

秀秋之陣又敗之關原合戰誌監使與平貞治獲級上之麾下力

戰而死神祖惜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  
神祖矜其戰死給江州采地三百石於其

母藤堂高虎織田有樂其子長孝津田高勝逼吉隆之左脇

阪安治既憑高虎納款故渡藤川逼吉隆之右小川祐忠朽

木元綱赤座久兵衛與安治同進秀秋敗兵乘勢還鬪吉隆

三面受敵力猶不屈又擊退秀秋前軍可一町東軍左右競

進敵兵披靡吉隆常善撫士卒至死一無離叛者銳兵三十

餘人皆戰死津田高勝與戶田重政馬上相鬪高勝所乘馬

驚刀光而逸去津田系圖曰高勝縱重政而仆之欲取首織  
田長孝來搏重政高勝不敢爭讓於長孝而

烈祖所錄  
卷十一

三



石卯餘史

木部嘉平括

去今從關原記大全關  
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織田長孝來與重政接二人雅相識  
下馬苦戰重政累戰力疲長孝終獲其首重政之宰鶴見金  
左衛門進擊長孝其兵矢田太兵衛橫擊金左衛門斬之秀  
秋近臣橫田小半助與平塚為廣鬪為廣以十字槍刺殺之  
齎其首送吉隆之陣曰我兵既敗不可復振一死以酬知己  
子當引決吉隆對為廣之使大稱賞其勇敢為廣連戰被創  
踞田塍而憩小川祐忠之兵檜井太兵衛進與之鬪縱為廣  
而仆之為廣投十字槍謂太兵衛曰為汝寶器遂授首為廣  
子莊兵衛重政子內記皆苦戰而死吉隆隊長湯淺五助提  
首來告戰敗吉隆謂五助曰是吾自盡之秋也猶豫移時則

恐受辱吾罹惡疾顏面甚醜宜藏吾首勿使敵人見之遂自  
屠吾助介錯時年四十二三浦喜大夫以帛裹其首瘞深泥  
中而自殺五助又馳犯陣藤堂高虎之姪仁右衛門高則斬  
之高則諸書作高刑藤堂系圖亦作高刑曰仁右衛門高則  
子據之則高則又名也然系圖云高刑戰死關原其繆誤  
不足信今據高  
虎行狀訂之高虎上之麾下神祖聞之曰五助驍勇而缺  
脣須驗之近臣檢其首果缺脣也乃定為五助之首關原記  
大全關

原合戰誌  
石卯餘史

臣按北齊祖珽病盲北徐州之亂自乘馬臨陣左右射反  
者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散走珽且戰且守  
竟平其亂珽雖有膽略而讒慝之鄙夫也大谷吉隆亦病

烈祖戰績



旨。而其志操迥出珽之上。奇略超眾。勇決絕倫。始欲依神祖立功名。而終黨于石田三成。為之謀主。非其志也。吉隆固知三成之無成。諫之再三。而三成反謀已決。竟不能回。吉隆守匹夫之諒。以死許之。其經略北國。訓練士卒。如臂使指。不攻府城而直救北莊。馳咫尺之書。以却金澤之大軍。其曉暢兵機。三成之黨皆所不及也。暨乎東西鏖戰之日。豫知金吾中納言之有異圖。選六百之精銳。抗八千之勁兵。士卒皆懷其惠。無敢離叛者。及其戰敗。決然自屠。不受僇辱。豈非智勇出群者哉。

大谷吉久。木下賴繼。殘兵纔七八騎。相對涕泣。欲赴陣而死。

關原合戰誌曰。大學山城守戰于垂井口。朝霧遮山。不知吉隆苦戰。故不來救。既而聞吉隆自殺。引兵還京。極修理亮縱擊敗之。從兵或死或走。留者纔二十四騎。二人將自殺。其臣諫之。故亡去。今從關原記大全。

橋本久八郎諫曰。此陣雖破。大阪佐和山城守堅固。東軍不得輒攻。不如還敦賀。招聚殘兵。以圖再舉。二人從之。關原記大全。

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及豐臣秀秋歸順。神祖命麾下兵。大喊而進。眾軍皆喊。乘勢奮擊。右屠左剪。縱橫馳突。西軍大敗。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

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宇喜多秀家怒秀秋倒戈。欲擊其陣。交刃而死。明石掃部助守重。注于十諫曰。君侯號令諸將。而為匹夫之行。不可。秀家曰。吾非唯惡秀秋之反覆。欲與之共死。

而特怪夫輝元變約不出師。秀元亦倍約觀望。天下事可知。



烈祿所終 卷十二

木邨嘉平括

也。一死以報太閤之恩。吾志決矣。守重固諫曰。縱大老奉行

歸降關東。君侯宜運籌策。拯危難。以擁戴秀賴公。言甚切至。

秀家不得已從之。與近臣二人。走入膽吹山。守重戰敗奔京

師。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秀家與近臣進

藤三左衛門。黑田勘十郎。脫甲舍馬。歷膽吹山間道。至美

濃。粕川谷。日暮雨麗。倚巖壁避雨。天既明。至中山鄉。土人爭

起。褫敗兵衣服。白檜村村民矢野五郎右衛門。以槍擬秀家。

秀家乞憐。五郎右衛門知其為貴人。投槍而跪。使大野治長

奴負秀家至己家。匿屋後巖窟中。人莫知之者。

屬福島正則力戰。斬秀家之兵甲知七郎右衛門。關原記

川忠興。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

與石田三成戰。兩軍格鬪。織田有樂父子。藤堂高虎。破太谷

吉隆而來。與諸將合敵。兵決死血戰。散而復合。凡七八次。我

兵斬蒲生大膳。北川十郎以下。大膳備中子。十一

藤堂良政。進與島清興長子清長相搏而死。清長取其首將

起。良政近臣山本平三郎。刺殺清長。獲其級。蒲生備中。北川

平左衛門。坐胡床集敗兵。備中揮刀力戰。馬斃身疲而憩。見

織田有樂馳馬而過。謂之曰。吾嘗事蒲生。飛驒守。稱橫山喜

內。君頗識不。有樂曰。橫山喜內。我所識也。幸從我來。告內府

活汝。備中笑曰。君非信長公之弟邪。何其不知人之甚也。胡

為憑君。馬生乎。拔刀斫有樂。有樂躲避。墮馬。有樂之兵澤井

久藏。擬槍備中。備中斬之。其僕來救。又斬之。從兵攢槍刺殺

之。有樂終獲其級。平左衛門遁去。關原記大全。關原

合戰誌。石卯餘史。諸將合



擊三成之陣。三成戰敗。走入膽吹山。島清興戰死。石卯餘史曰左近死

生未詳。或云戰死。然無獲其首者。關原合戰誌曰。本多六兵衛獲左近首。不知誰部兵。關原記大全曰。或云加藤嘉明近

習森岡半三郎擊殺之。其說不足信也。蓋左近中管六之助部兵所放鉛彈而死。此說近是。今按諸家系圖纂載興福寺

持寶院主之語曰。石田三成之士八條勘兵衛常談關原之戰曰。軍敗。勘兵衛勸左近欲共往佐和山城守。左近問曰。我

子掃部修理如何。勘兵衛曰。二人戰死。左近曰。然則何所期待而媮生乎。即馳赴陣。勘兵衛牽鎧覆止之。左近揮刀擬之。

遂馳去。諸書不知此事。皆云莫知所之。其實戰死也。據此說則又在中統之後。附以備攷。持寶院清興父豐前守所建清

興父子牌今見存焉。掃部諸將乘勝逐北。獲八千餘級。關原修理即新吉十次郎也。

紀事 加藤嘉明不貪追擊之功。嚴隊伍以備變。嘉明旦出赤阪。鎧甲鮮麗。及接戰。以平常鎧甲易之。人皆稱其老於戎

事。關原記 島津惟新前軍既敗。以麾下二千餘人為一隊。殿

大全

而退。其鋒甚銳。所向披靡。福島正之欲以寡兵邀擊之。惟新

擊破之。本軍前鋒酒井家次之陣亦頗動搖。既而諸將戰勝。

大軍競進。合擊惟新之陣破之。島津豐久與惟新立馬耳語。

良久。遂犯陣而死。石卯餘史豐久作義家曰。義久第三子。惟

新之弟。按島津家譜。豐久義久之弟。中務大輔家久之子。義弘之姪。而無名義家者。餘史 惟新知不可

誤。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忠實。今從關原記

免。跋馬將戰死。其宰阿多盛淳入道長壽。松榮紀事盛淳作

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牽鎧諫曰。大將不可輕死。臣請代命。乃稱

島津兵庫頭義弘入道惟新。力戰而死。惟新得間。向膽吹山

而去。下野守忠吉與井伊直政急追擊之。惟新之兵還鬪。救

父子之急。直政乘麾厲眾。敵兵柏田源藏發銃中直政之腕。



死社所錄 卷十一

龍澤叢書

直政墜馬從兵扶之而去。惟新遁入多羅尾。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軍

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

臣按村上義光代護良親王而死。殆有紀信之節。大日本史特書義烈傳。以為人臣之勸宜矣。柳瀨之敗。毛受勝助稱柴田修理亮。武藏野之軍。津田次右衛門元親稱瀧川伊豫守。青野原之戰。阿多長壽稱島津兵庫頭。皆代主君之死。以救急難。忠烈亞於義光。名節不媿前古。後之秉史筆者。其亦有所考信歟。

自辰至未。勝敗方決。凡斬敵兵二萬八千餘級。關原合戰誌曰三萬二千六百級。石卯餘史曰三萬五千七十餘級。今從關原記大全。我軍死者二千七百人。其餘

兩軍被創者不可勝算。關原記大全奧平貞治。藤堂良政。伊丹意

頓。河村助右衛門。村越兵庫戰死。神祖惜之。而喜將帥無一

人死者。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長束正家見三成

舉烽。馳使秀元之營。趣之。秀元偏於惠瓊之言。欲渝歸款之

約。以進兵。吉川廣家在前軍。不動旌旗。秀元不能越廣家而

進軍。池田輝政。淺野幸長等諸將列陣山下。厲兵以待。秀元

之兵進退失據。故託傳殮以遲留。時人謂之宰相殿空行廚。

頃之。秀元遣使正家。惠瓊之陣曰。吾欲下山進軍。而前鋒吉

川廣家。穴戶備前守不肯進兵。吾未如之何也。正家惠瓊素

隸秀元。故不能敵之。長曾我部盛親亦陣于栗原山。不得交



兵猶豫移時。既而關原戰敗。故正家惠瓊盛親不戰而走。關原

記大小西行長一戰輒敗。關原記大全曰一說行長陣于島津惟新之右及接戰惟新馳使督

戰行長不聽終不交一矢而敗走有知行長之事者宮腰秀興面質之行長前鋒接槍事證甚明然大軍崩潰故不得已

敗走今正家奔伊勢。盛親歷伊賀奔界津。行長惠瓊走入膽

吹山。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各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舉一說曰吉川廣家福原越後就

黑田長政并伊直政本多忠勝請曰得賜長門周防二國以存毛利家則歸順盡忠然輝元秀元實不知其謀按此毛利

家記之說而為秀元隱諱者也大全曰秀元不欲顯言其事故始終諉言廣家而外為不知其謀此說得之矣今從紀事

正文又合戰誌曰秀元廣家實歸順關東則擊正家以下兇徒以著功效可也今擁大兵徒為觀望其事甚醜此論雖似

是而廣家心事神祖據高而陣坐胡床檢首級召近侍曰持

曹來皆謂今日大捷今何求曹之為神祖戴之顧左右曰諺

云勝而結曹緒此之謂也。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諸將皆上謁黑

田長政先至神祖執其手曰今日之捷全在卿之謀略摧堅

挫銳破走渠魁三成其功無比手賜所佩吉光短刀。關原記大全

諸將皆賀戰勝神祖勞之本多忠勝為介進曰今日諸將戰

功皆絕比倫福島正則曰忠勝指揮諸軍曲盡其妙過於素

聞忠勝曰敵甚脆弱不足計較人多不伐其功也。關原記大全關原合

戰誌石卯餘史織田有樂提蒲生備中之首而至神祖曰老人作壯

事將無不可。諸書以此為有樂之備中吾所識也善瘞其首

本多忠朝斬敵二騎刀反不入室數寸跪于神祖前神祖褒

其功下野守忠吉裹創而至神祖問曰汝被創邪對曰甚輕



井伊直政病創。挂手箭室而來前。神祖起曰。兵部亦被創邪。

輕重何如。親取藥傳之。亦賜忠吉。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麾下之

士上級者。絡繹相踵。米津梅干之助。小栗忠政。戰功尤著。家忠

日結城參河守秀康之使。真沙作兵衛。山名與次兵衛。亦獲

級。晉謁神祖褒之。使亟東歸報捷。秀康二人被創不能行。故

命他人。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正則又曰。閣下威風廣大。故

不終日而疆敵崩潰。自古未聞成功如此其速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岡江雪言于神祖曰。恰如昏夜向明。宜唱凱歌。諸書皆云。山

是言。按此時道阿彌。援福島正賴在長島城。而不在戰場也。家忠日記為正則之言。今從關原記大全。神祖曰。

殄滅兇賊。在吾掌握。但諸將妻孥皆在大坂。吾日夜憂之。不

過數日。必付妻孥於諸將。然後可唱凱歌也。諸將皆感泣。創

記。德川記。細川家傳錄。慶元記。松榮紀事。諸書皆云。三日之間。必付妻孥於諸將。按神祖雖英算如神。而不必指定日辰。

家忠日記。不日。關原記。大全云。近日。今從之。神祖遣村越直吉於松尾山。招豐臣

秀秋。秀秋率近臣十餘人來謁。脇阪安治父子。朽木元綱。相

踵而至。神祖下胡床。勞秀秋曰。今日之事。功莫大焉。自今釋

憾修好。宜明日攻佐和山城。松榮紀事曰。神祖勞秀秋之功。秋惶恐。請攻佐和山城。按神祖緩撫敵將。安其反側之心。不宜有此言。今從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秀秋請為

前鋒。神祖曰。前鋒既命。井伊兵部。卿宜率脇阪朽木等。為後

軍。秀秋唯而退。關原合戰誌曰。神祖命前鋒於直政。秀秋為後軍。今從家忠日記。德川

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小川祐忠。一柳直盛之姑夫也。姑夫或作



死社麻約 卷十二

木邨嘉平括

夫故直盛就井伊直政乞赦其罪。神祖不許曰：小川父子與三成最親，罪當死。然以直盛之戰功貸死，仍使直盛拘之。

日記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並曰小川土佐守與脇阪父子朽木河內守同謁見十六日與諸將攻佐

和山城據關原記大全神祖責其罪不許謁見安得在攻城之列乎諸書誤矣赤坐久兵衛亦與三將歸降然以罪重見

放在下文一柳家譜曰土佐守領豫州之地六萬石至是減四萬石給豐後之地二萬石創業記家忠日記六年末書曰

關原之戰小川祐忠雖歸正至今不賜采邑時人皆謂祐忠棄弱附彊見利忘義故不錄其功據之則家譜之說頗難信也慶長一統記曰相傳祐忠多反覆及晚神祖移陣于大谷

吉隆藤川之壘諸將皆營其側近井伊直政本多忠勝進陣于今洲。

德川記作伊益蓋以音相近時天大雨諸營不能爨。神祖使監使馳告諸軍曰：淘米候其浸潤然後食之。不宜生

食。舉軍皆感神祖用心周摯。

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臣按宮腰秀興曰：一書記關原之戰曰：大垣赤阪兩軍相持二旬而終不交戰者，東軍待神祖之至，西軍待輝元之

來。而吉川廣家通款關東使輝元不出師，秀家三成不知其謀，徒曠時日。至九月中旬，三成覺輝元不出，勸秀家戰

于關原。余謂不然，三成縱料輝元不出而攻大津田邊二

城，其兵不下五六萬，宜待其至而妄勸秀家出戰。秀家亦不能堅守前議，而輕信其說，此其所以取敗也。一書又曰：

關原之敗，全在秀秋秀元之懷貳歸款，是則然矣。然神祖謀略天下無出其右者，待其至而急欲戰，皆失策也。又曰：



三成貽書田中吉政使為內應。吉政上其書。神祖曰：可乘此機以給敵。宜佯諾。吉政不敢奉命。神祖曰：既上其書，何嫌之有？吉政輒在神祖之前作書報之。既而敵將議軍事。島津義弘言於三成曰：內府屯岡山，吾今夜密遣親兵放火陣營，乘其擾亂，縱擊之，蔑不勝矣。三成拒之曰：此危道也。田中兵部大輔有內應之約，明日之戰，取勝必矣。義弘爭之不得。余又謂不然。關東諸將屯赤阪，既逾浹辰，嘗聞秀家三成多方計畫，不於此時誘致吉政，而必欲待神祖之至乎？且吉政非大藩彊宗，縱為內應，無益於事。三成不可恃以為援，而拒義弘之謀略也。臣謂庚子之亂，記者不

一。或有傳聞之繆，或有臆度之說，是非混淆，真偽雜糅。秀興所撰，參覈異同，折衷駢駁，其言鑿鑿可據。故著于此。岐阜中納言秀信幽于上加納。神祖以其為信長之嫡孫，不忍殺之，放于高野山。松榮紀事，本書不書。秀信幽于何所，按岐阜城陷，秀信出降，輝政幽之於上加納。見上文。今據此書之○諸書並云：秀信入高野山，後卒而不書。在何王先臣佐野鄉。成曰：十年五月八日卒于高野山。蓋有所釋。織田秀雄之罪而放之。關原合戰，據織田家譜，是日昧爽，津輕為信，水野勝成，西尾光教，松平康長等相議。出曾根壘，攻島津。惟新樂田砦，敵出關原，壘壁皆空。諸將直進圍大垣城，敵出街巷拒之。光教進自東方向正門，敵闔郭門不出。水野勝成，其弟市正，攻破郭門。光教勝成之兵進攻。



第三城。城兵悉力拒鬪。勝成揮槍殺敵。從士及光教之兵。苦

戰獲級。關原記大全、關原記、水野勝成事記為信康長亦向正門。門闔不得入。

康長謂銃手隊長曰。鳥銃非特殪敵。亦破城之利器也。宜以

此摧破雉堞。士卒爭以鳥銃擊碎睥睨。遂得入第三城。敵據

第二城。堅拒之。勝成為信光教之兵。勦力攻擊。遂破第三城。

縱火焚街市。報捷關原。神祖褒其功。四將相議。關原戰勝。則

城陷無日矣。今急攻之。則多損士卒。乃引兵退。緩攻之。○據勝成

事記勝成叔兵林村佛寺其夜敵將相良長。每秋月種長。高橋元種遺書

勝成。康長曰。得蒙寬宥。則當設計誘殺福原以下將帥。以顯

歸順之誠。勝成康長報之本營。神祖許之。二人密報城中使

圖之。相良長每請曰。計成則開門。揮麾以示敵將之首。二將

須進旗。一二旒於城中。建以止戰鬪。勝成康長遂定其約。家忠

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十六日。神祖出藤川之營。陣于佐

和山。南野竝東山。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召中村一榮。橫田宗治。至

大垣。與諸將攻城。豐臣秀秋。井伊直政。田中吉政。黑田長政。

藤堂高虎。石川左衛門佐等。分為二隊。進自磨針嶺。鳥居本。

攻佐和山城。神祖移于正法寺山。正法關原記大全、作正寶國音轉訛、創業記作正覺

誤、今據江州地名訂之池田輝政。德永法印。壽昌。橫井伊織。父子三人

屯多藝。出于牧田口。追擊長束正家。安國寺惠瓊。石卯餘史曰、金森法

印、市橋下總守、橫井伊織、追擊惠瓊、長曾我部盛親、敗之、今從關原記大全惠瓊之宰島十郎左



五、不、所、終、  
卷、十一、  
江、川、美、效、刺、  
江、川、八、左、衛、門、刺、

衛門厲眾欲戰眾皆烏合一時潰走正家之兵松田金七多

力健鬪以鐵搭拘取我兵七八人刺殺之遂戰死惠瓊正家

皆敗走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壽昌伊織父子獲級備神祖之覽

於磨針嶺石卯餘史曰獲一百四十級神祖特褒橫井作左

衛門之戰功伊藤彥兵衛聞黨與悉敗棄今村寨出走關原

全關原合戰誌慶長軍記曰神祖賞橫井伊織孫右衛門作左衛門三人之功後為尾州義直卿之臣福島正

賴寡兵守長島城神祖使山岡道阿彌援之道阿彌以為關

原敗兵必來奔率舟師至鹿取里南大鳥居果遇長東正家

狼狽而還道阿彌上陸邀擊大敗之斬百餘級慶元記作二千今從家

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石田三成之父隱岐守兄木工頭

正澄其子右近三成之子隼人正妻父字多下野守關原記

舊尾藤氏後更今氏其子宗二郎字多河內守關原合戰誌曰來自尾

藤善四郎等據佐和山牙城山田上野守篝尾關原合戰誌

懸尾國音相近今從關原記大全河瀨織部守北丸關原合戰誌曰養壽院

守中丸秀秋直政與諸將攻城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城兵聞關

原之戰三成敗走多逸去殘兵堅守不下家忠日記松榮

可百騎按城兵分守諸方大阪援兵亦在城中疑不止百騎故不舉其數秀秋前鋒進攻正門城

兵連放銃矢拒之秀秋之兵死傷頗多關原記石川左衛門

佐稻葉正成鎌田五郎兵衛谷澤茂左衛門等奮戰關原合

卯餘史本書有松野主馬據關原記大全主馬自引兵下松尾山不復出戰見上文故不取先是毛利輝



元遺大阪弓銃隊長長谷川右兵衛赤松則房援之。右兵衛

龍澤策吉刺

射箭書於秀秋之陣。欲為內應。隱岐守覺之。將殺之。右兵衛

逃自水竇。奔秀秋之陣。篝尾守將山田上野馳使牙城乞援。

隱岐守使赤松則房援之。其夜上野出奔。故則房引兵還。十

七日。井伊直政繞出城後水道。攻城破之。關原記大全直政作田中吉政今從

守及正澄遣使直政之陣。請自殺以代城兵之死。直政告之

本營。神祖許之。隱岐守及正澄右近下野守等皆自殺。創業

設火藥。悉燒隱岐守以下屍。然後自屠燔死。石卯餘史曰。集

原合戰誌曰。隼人正年十三。出城遁至高野山。寺僧捕之。送

京師。處斬。未。孰。是。又按餘史。關原軍記。並曰。下野守子宗

二郎。與尾藤善四郎。出關。獲首級二人。交臂赴火。死。合戰

誌曰。二人出關。潰圍遁去。不知所之。二說不同。附以備攷。福

島正則陣于愛智川上。觀戰。無何城陷。故不進兵。神祖使石

川康通。內藤信正。西鄉正員。取城。秀秋直政引兵還。家忠日

合戰誌。石卯餘史。分秀秋及黑田長政之兵戍之。關原記

慶元記。松榮紀事。

祖移陣于永原。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作平田山。誤。

吉政曰。佐和山城陷。賊魁三成不在城中。卿諳江州地理。宜

至江北。蒐羅逮捕之。吉政奉命圍膽吹山麓。遍索之。家忠日

記。關原

記。大。全。關。原。合。戰。誌。

石卯餘史。松榮紀事。

及其臣堀部主膳。黑田九兵衛。佃次郎。兵衛等守松崎城。諸

書

烈且成績

四十二



新編後紀 卷十一

永山太郎刺

作真崎今從初敵將在大阪會議軍事石田三成謂毛利輝元曰卿大藩也雖昔時六分一殿無以過也按將軍足利義滿公時山名陸奥守氏清播磨守滿幸等封十一州時人謂之六分一殿輝元亦領十州故三成云然鄰國諸將無與為敵者宜遣兵四五千於伊豫以徇加藤左馬助藤堂佐渡守管内之地輝元曰我兵在大阪四萬餘分遣四國易如反掌然加藤藤堂皆小藩留守之兵不能跳梁侵軼明矣儻黑田如水加藤主計頭黨于內府舉兵抗我則鎮西諸將必被其患其勢不得不以周防長門之兵救之見兵雖多分遣四國九州殆不可也三成曰不然縱如水主計頭雖屬關東而不能棄大阪之質不過為免內府之責據城自守耳當此時

分遣見兵與鄰國諸將擊之中津熊本二城不可輒克逾旬彌月師必老矣不如擊其易勝以壯兵威此策之上者也諸將皆善其謀關原記輝元使穴戶善左衛門備前曾根兵庫村上掃部野島內匠等將兵三千五百關原合戰誌作二千今從關原記大全舟至伊豫攻松崎城土人平岡孫右衛門其弟善兵衛叛應之為鄉導距城三里是日泊滿浦諸書滿作三津國音相善通今從關原記大全左衛門謀曰城中多勇士攻之未易猝拔今以公命制之得不難且觀其虛實乃遣使曰吾輩銜秀賴公之命將兵來此左馬助殿從東征願借城以屯吾兵忠明勇而有謀給之曰左馬助雖不在而處守之臣敢不重公命哉宜出城避去



然士人妻子皆在城中。明日當移之城外。灑掃整頓。然後授城。因以井上加之助為使。遣于滿浦。亦偵敵之虛實。其夜忠明率銳兵五百。急襲滿浦。加之助還遇諸塗。報曰。敵兵不甚多。隊將營於漁家。士卒陣于海濱。部伍不整。可擊而走之也。忠明喜。初更潛軍至滿浦。東西縱火擊之。敵陣大擾。善左衛門挺身出鬪。加之助戰死。其餘雖頗有死傷。而忠明縱橫奮擊破之。斬敵將曾根兵庫。村上掃部。野島内匠等。善左衛門循山麓而走。黎明忠明收兵還城。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叙事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

全。十八日。神祖陣于八幡山。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曰。是日神祖發平田山。福島正則藤堂高虎。池田輝政為前軍。黑田長政。細川忠興。京極高知為二軍。淺野幸長。堀尾忠氏。寺澤廣高為三軍。井伊直政。本

多忠勝繼之。神祖為後拒。隊伍嚴整。據大。全。載是日賜正則長政二人。畫則非是日之事。蓋佐和山城陷。移陣永原時事也。故今闕疑不書。

大垣羅城守將秋月種長。相良長每。高橋元種。相謀。遣使誘致福原直孝。垣見家純。熊谷直陳。木村宗左衛門。以議軍事。直孝覺變不來。宗左衛門亦疑之。遣其子傳藏止家純直陳。二人既往第二城。種長長每元種伏兵擊殺直陳父子家純。及從者可二十人。宗左衛門父子聞變。將入備中丸。三將遣兵急追之。父子力戰而死。慶長記。德川記。慶長一被誘殺。關原合戰誌曰。某氏家傳。宗左衛門父子亦被誘殺於二丸。然父子力戰而死。諸書有明證。雖家傳不可盡信。其說是也。今從關原記大。全。合戰誌。

長每使其宰相良兵部揭五人之首。開門示之。揮麾如約。水野勝成遣其兵鈴木與八郎持旗入城。松



烈祠府續 卷十一

木邨嘉平括

平康長中村一學之兵憤其不會關原之戰爭放銃攻城。

三將責其違約不聽攻之愈急勝成怒曰勢已至是不可使

人先我直進攻城康長諭士卒止戰一學之兵亦退事遂平。

勝成康長與三將議進圍牙城直孝堅守拒之我兵頗有死

傷關原記大全曰丹波守一學之兵爭功欲入城城兵鬪鐵

門嚴拒之故引兵還今從家忠日記水野勝成事記關原

合戰誌石細川玄旨固守田邊城與小野木公卿等相持六

十日敵將多歸心關東者或放銃不用鉛彈故緩其事關原

全玄旨決意必死密遣使京師獻家世所傳二十一代集及

源氏物語於禁廷副以和歌一首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

記大全曰智仁親王以大石勘介為使遣田邊城使諭玄旨

獻家傳古今集源氏物語于禁中玄旨奉命副以二十一代

集付使者其餘所秘歌書藏于匣中副後陽成天皇憂玄旨

和歌一章贈烏丸光廣卿附以備致敗死則歌道廢絕詔德善院玄以使修和議玄以使前田主

膳正茂勝導敕使參議藤原實條於田邊城敕諭再三關原

全曰以富小路中院二人為敕使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

榮紀事並云三條大納言今從之據公卿補任實條此時為

參議諸書據後年所進官書之耳茂勝玄以養子合戰誌作

宗利今從細川家傳錄○大全合戰誌餘史曰八月三日獻

歌書合戰誌餘史曰九月是日玄旨不得已奉敕出城入龜

山城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皆

旨出城今從小西行長關原戰敗匿于膽吹山東糟賀部邑

相川村禪僧林藏主竟得之關原合戰誌曰相川村里長關

諸書皆云禪行長知其不免謂之曰吾小西攝津守也汝捕



吾必得重賞。林藏主勸自殺。行長曰：我奉耶蘇宗，其法不得自殺。林藏主捕之，至巖手城，告竹中重門。重門護送至八幡

山營獻之。神祖賜黃金十枚於林藏主賞之。使村越直吉幽

行長。關原記大全及關原軍記云：賜黃金百兩，石卯餘史云：黃金百枚，蓋百兩之訛。今從奧州軍記、德川記、關原合

戰誌、慶元記、松榮紀事。關原戰敗，毛利秀元引兵下南宮山，歷磨針嶺。

是日，至佐和山，過本營之西，有兵一騎，馳自本營而來。秀元

之宰天野六郎左衛門曰：此內府之使者也。聞其語，可卜宗

社之安否。既而使者至，傳神祖慰勞之語。一軍皆悅。使者即

永井直勝也。關原記大全係十五日關原戰敗之後，今從毛利家記、松榮紀事。直勝問曰：福

原越後亦在此乎？秀元曰：先我而去。直勝歸告狀神祖。○松榮紀

事本書曰：秀元率敗兵過神祖營前，云云。神祖縱之使去。按秀元按兵觀望，未嘗接戰，不得謂之敗兵。廣家既納款，神祖

亮知其情，非故縱之也。故不取。安國寺惠瓊潛出膽吹山，匿于秀元之營。至

是留書秀元亡去。其略曰：野衲罹厄運，將自殺。賴君救護得

有今日。今過內府營前，莫之誰何。意足下亦通款內府乎？若

然則野衲在陣中，必累足下。故亡去。秀元使人追之，竟不及。

毛利家記曰：惠瓊在膽吹山，以僧菊首座為使，請從秀元。秀元不忍捨之，匿之陣中。根來山伏普門院長于鳥銃。秀元召

隸麾下，比至八幡山，普門院勸惠瓊使逸去。惠瓊請秀元以普門院為先導，駕舟赴北近江，間行至鞍馬山。據此則秀元

縱之使去也。留書蓋在此時。二 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欲過秀

元，歷間道出秀元之先，構假館以饗之。欲待吉川廣家、宍戶

備前守之至，相與勸秀元留滯。其實欲以為質也。秀元奮力



邁人佯為被酒。終正則之臂曰。近日當會于大阪。奮袂而去。

二人終不能留之。毛利家記作長政一人曰長政構館于膳所湖水之邊出接秀元秀元拒長政之右手。疼痛累日未知孰是。今從關原記大全。十九日。神祖陣于草津驛。後陽成帝敕遣使賀平兌賊。神祖拜謝曰。姦臣欺罔。秀賴幼弱。妄興兵革。擾亂天下。而諸將厲戰。誅夷群兇。諸國殘黨。捲旗來降。四海屬昇平。可指日而定矣。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神祖答勅之言。據關原記大全。其餘公卿僧徒。絡繹來賀。神祖使池田輝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先往京師。警衛禁闕。起居豐臣秀吉夫人高臺院。三將連名。榜通衢。禁盜賊。寇鈔。關原記大全。有黑田長政為四人。家忠日記曰。關原之戰。雖諸將皆有功。而正則輝政幸長其功挺衆。故命之。京師商德川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亦書此三人。今從之。京師商人中島清延。後藤少三郎光次。龜屋永仁。奉榜通告京師。松榮

紀事。先是神祖以山本新左衛門大久保市十郎為使。關原合戰誌作大久保助左衛門一人。今從關原記大全。告關原戰期於世子。連雨水漲。不得渡。木曾川留滯三日。前二日。至信州妻籠。告之。關原合戰誌云。是月十七日至。妻籠。今據之。世子聞之。倍道兼行。然不能及期。神祖不懌。是日。世子至草津。謁本營。神祖稱疾不出見。世子退次傳舍。家忠日記係二十三日。關原合戰誌係二十一日。石卯餘史係。是日。而云謁見神祖。皆誤。今從關原記大全。榊原康政。大久保忠鄰。本多正信。酒井宮内大輔忠勝。本多忠政等。皆不得晉謁。井伊直政傳命諸將。使退就舍。且厲聲曰。世子逗撓。不會戰期。諸君亦得無罪乎。諸將皆憚神祖之威權。無語而

烈祖成續 卷十二 四十七



退獨酒井忠利揣直政之意以為忠吉其女婿也聞關原之戰新有武功故舉世子之濡滯以彰忠吉之功勞乃謂直政曰世子後于戰期以攻上田城故也。不必觸內府公之怒而子獨揚言以抑之其意何如直政曰吾非有他唯恐天下人籍為口實耳忠利曰縱世子有過而內府公蓄怒子為寵臣宜調停彌縫以成謁見之美不知出此反為譏議若又抗言則吾志決矣促膝請責意在交刃而死本多康重牧野康成高力忠房等和解之時人皆謂兵部少輔威權烜赫人無敢支吾者備後守今日舌戰勝於往時戰功多矣關原記大全本書曰忠利駿河持舟信州九子尾州蟹江之戰功世所共知故人稱之神祖世子亦器重之累進為河越城主自食邑三千石增至

三萬七千石本多正純白神祖曰逗撓失期非世子之過而全在臣父佐渡守之所為願罰佐渡守以彰世子之無過神祖意

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神原康政入見神祖上諫神祖納之據關原記大全窺從世子諸將皆不許謁見康政何由得諫驚峰文集神原康政碑亦二十日神祖至大津驛

留此數日關原合戰誌曰二十一日發大津今是日世子謁從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

見神祖發大津赴伏見家忠日記係二十三日注于上文關原合戰誌曰二十五日謁見伏見城

今從創業記考異及關原記大全神祖使與平信昌掌京師政令加藤喜左衛門正次板倉勝重大久保長安從之德善院玄以之吏松

田某小池某隸焉信昌至明年春在京師關原合戰誌石卯關原記大全以此事及遣正則輝政幸長警衛京師並係十七日神祖在永原時下今從家忠日記本願寺光



壽來謁神祖面許創建一寺。關原記大全光壽廢興以葦浦

觀音寺。小野總左衛門為大津町奉行代管。通商賈。課農桑。

觀音寺雖攻大津城而被驅逐。非其意也。故神祖用之。關原

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本書曰觀音寺天台宗僧總左衛門大津市人。號十四屋。松崎城兵黑田九

兵衛。佃次郎兵衛。出城挑戰。穴戶善左衛門據江原古壘不

出。加藤忠明登糺山。張陣相對。善左衛門出兵取禾。忠明擊

却之。敵兵數百入久米如來寺據之。九兵衛次郎兵衛急攻

之。九兵衛中鉛死。其餘多死者。忠明收兵去。是夜善左衛門

經江原山後至滿浦。陣于湊山。忠明向江原山。敵兵無一人

在者。進至湊山。善左衛門聞關原之敗。狼狽還安藝。家忠日記德川

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大全曰神祖聞忠明之謀略大稱賞之。明年忠明病死。神祖甚惜之。神祖

假設關於日岡嶺。每日輪近藤秀用。伊奈圖書。加藤源太郎

三人。置吏卒。閱往來。福島正則奉命赴京師。圖書番直之日。

正則以其臣佐久間佐左衛門為使。取旨大津本營。佐左衛

門騎而過關。吏卒尤之。佐左衛門曰。吾奉君命。使于本營。何

故下馬。吏卒爭起。以棒棒股。佐左衛門下馬過關。抑怒復命。

就正則之宰福島丹波披訴曰。臣面受折辱。願賜告。臣有以

報之。正則褒其為公忘私曰。汝亟自殺。不過三日。吾必斬圖

書之首。以報汝仇。佐左衛門喜而自殺。正則遣使齎其首。送

并伊直政之營。直政大驚。告狀本營。神祖召圖書於大津而



訊鞫之。圖書素所不知也。直政奉旨報正則曰：關吏辱使者，非圖書之所為，須誅關吏。一二人以謝其罪。正則大怒曰：凡士卒有過，皆隊主之罪也。今誘之，圖書所不知，而輕斷其罪，殆非所望也。且一言以許佐左衛門，不可中輟。輟則部下士卒以我為食言，則自今不用吾命，而失馭下之道矣。誓必斷髮遁世，以弔死者。言甚暴戾，勢將不測。直政白神祖曰：圖書不死，則事必不平。請賜死。神祖不聽。直政固諫曰：閣下不賜圖書死，則正則必舉兵戕之，是反也。然則不可不討反者。今雖大捷，輝元在大阪城，島津立花猶未歸款。其餘鎮西中國之賊徒，逃竄山谷者，不可勝計。乘變而起，則禍亂何由而弭。

願枉從臣言。神祖不得已從之。直政馳至圖書之營，諭旨。圖書悅曰：此臣報恩之日也。竟自殺。年二十八。時人莫不惜之。

直政送其首於正則之營。正則大喜謝之。事遂平。關原記大全○關原

合戰誌佐久間佐左衛門作小島介之進石卯餘史無使者名二書並曰正則奉命赴京師先池田輝政而發遣介之進於輝政之營告之介之進過關脚誤觸關吏之棒關吏怒以棒棒脛介之進抑怒復命正則使之自殺齎其首送圖書所圖書大驚斬番直之吏六人首盛函榜其姓名送正則之營正則不受曰吾使者騎兵也所送首步卒也吾不能以騎兵易步卒遂還之其意在必得圖書之首直政諫曰云云大全曰直政言于神祖曰正則矜功驕恣今殺圖書則似威武不振請臣隨宜處分神祖不聽終使圖書自殺二書所記使者之名不同而事實亦有小異合戰誌餘史所記神祖欲活圖書而直政固諫使之自殺事體固當然今參考三書擇其可者從之

臣按征西諸將福島正則其功最大然其剛愎自用恃功



驕恣亦甚矣。關吏辱其使者。固非隊主之罪。伊奈圖書不  
幸遭其變。斬關吏六人首。以償一士之死。不亦可已乎。關  
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所書。六人姓名。未必杜撰爲之。但神  
祖名圖書。訊鞫之。大全之說爲長矣。圖書斬關吏。或在此  
後。而正則必欲甘心圖書。故以騎士步卒之說逼之。必不  
得已。則圖書之家。亦豈無騎士可以匹敵者乎。正則舍之  
不論。必得圖書之首。而後自慊。豈非狼戾彊暴之甚哉。當  
此時。毛利輝元勢日窮蹙。正則之去就。雖非韓信爲漢則  
漢勝。爲楚則楚勝之勢。而激李懷光奉天之變。將在呼吸  
之間。井伊直政謀慮深遠。犯顏彊諫。而神祖愛士。不忍發

言。圖書感激。甘爲之死。君臣之際。可謂兩得矣。相傳台廟  
深惡此事。元和中。奪正則之封。而處流。雖由殘忍貪虐。罪  
惡貫盈。而其原起于此云。

先是石田三成逃自膽吹山。出草野谷。歷大谷山。至鳥上山。  
從者三人。三成謂之曰。吾欲伺間抵大阪。往薩摩。與島津兵  
庫頭謀。再舉大軍。汝曹須自此辭去。以待時至。三人者不忍  
棄去。三成強之曰。汝曹累吾。不去則將自殺。三人不得已。涕  
泣而去。三成崎嶇間關。拾遺穗充餐。經四日。患泄。計無所出。  
古橋村有舊所識村民。與次郎大夫。就求舍已。與次郎大夫  
與妻謀。匿之。已舍。悉力供給。人或知之。謂與次郎大夫曰。聞



子匿治部少輔。而今田中兵部大輔在井口。搜索不遺餘力。事發覺。必得罪矣。與次郎大夫固爭無之。三成則聽其言。謂與次郎大夫曰。吾運盡命窮。無地容身。汝宜自首。與次郎大夫流涕曰。豈敢至此。君宜出走。三成曰。吾病劇。不能跬步進。道事露見。執恐併累汝。宜亟告之。與次郎大夫不得已。至井口告之。田中吉政大喜。遣其臣野村傳左衛門。澤田莊左衛門捕之。至井口之營。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三成逃至。夫畫伏宵行。將奔大阪。道路梗塞。竟不能達。患池卧草間。有久告之。田中吉政。吉政遣田中傳左衛門捕之。三成給曰。吾樵夫也。傳左衛門識其面。即繫之。至吉政之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澤田莊左衛門一人。今從關原記。大全。大全又舉一說。作野村傳左衛門一人。曰。據此說。則三成從與次郎大夫之言。出走被捕也。附以備攷。吉政出迎之。

初三成在大阪。威權甚重。吉政敬事之。故温言慰勞。三成稱呼不異平日。傲然謂之曰。吾蒙太閤之深恩。欲報之於嗣君。故與秀家景勝輝元定計。舉此大事。而一戰失利。竟為累囚。命之既窮。無所復憾。願亟賜自盡。子之惠也。因探懷中。出短刀曰。切刃貞宗名刀。太閤所賜也。諸書作切刃兼真。未知孰是。今從關原記。大全。不善供給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長束正家自南宮山奔伊勢。為山岡道阿彌所敗。還水口。為城守計。從兵逃亡。無與可守。神祖使池田長吉。龜井茲矩。往水口圖之。二人遣使城中曰。足下必欲城守。則內府命將拔城。使無噍類。宜避城謝罪。正家



從之。出城移于櫻井谷民家。長吉茲矩逼之。使自殺。弟伊賀

守先自殺於庭上。水口城金銀刀槊。充切府庫。○關原記大

千枚。白銀三千兩。金裝刀一千口。其餘器玩。不可勝計。正家籍之。然後自殺。長吉茲矩

上其簿。神祖悉賜之於二人。德川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

自。今因三成事。連書。按上文七月。正家子兵部少輔。與父來

謁石部驛。其後諸書不書。蓋此時同父自殺也。今無所考。安國寺惠瓊。匿於鞍馬山月照院。聞吉川廣家遣粟屋十郎

兵衛索之。出鞍馬山。匿于六條本願寺子院。江州人樂鎮有

滅於惠瓊。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樂鎮。六

太閤。奪封流寓。故樂鎮深憾之。按六角義鄉。元告之。與平信

昌。信昌遣兵捕之。惠瓊之士平井藤九郎。長阪長七郎聞之。

乘惠瓊於肩輿。二人舁之。將逃東寺。信昌之兵急追之。二人

知不免。以為與其使他人殺之。不如吾曹手刃之。乃拔刀隔

輿刺惠瓊。不殊。二人棄輿奮擊。追兵頗有死者。烏井強右衛

門曳出惠瓊於輿中禽之。○關原合戰誌曰。強右衛門十六

孫也。信昌獻于大津本營。神祖賜黃金十枚於樂鎮。使信昌

幽惠瓊。命醫治創。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松榮紀事。○關

記。大全。又按合戰誌。黃金十枚。作五十兩。曰。樂鎮辭。賞。信

昌。強與之。乃受之。買銅錢數百緡。分與鄉里。時人稱之。使

村越直吉賜鮮衣於三成。行長惠瓊三囚。松榮紀事。加賀中納言

利勝再起兵。發金澤至寺井。遣使丹波長重。勸同進兵。長重

報曰。未聞內府之命。而遽興兵革。殆非無禮乎。吾不敢也。聞

烈社廟續 卷十一



新編 卷之十一

宮田六左衛門刺

命然後進軍。今卿過吾城下。請與相見。利勝然之。十三日。兩將會于小松橋上。利勝至大聖寺。遣其臣藤懸豐前於北莊。謂青木一矩曰。曷卿約我入越前。則為先導。而受敵將大谷刑部之指揮。有拒我之計。何與前言相反耶。一矩謝曰。卿進兵本州。則吾必為前驅。故上書內府。具列其事。而病劇不能從軍。甚乖初志。願送任子。以明無貳。先是東鄉城主長谷川長吉之宰津田刑部。為援一矩。率眾來至北莊。與一矩之宰荻野河內來于大聖寺陳謝。利勝不聽。進軍至越前。涉鳴香川。將攻北莊城。既而關原戰敗。敵將潰走。一矩聞之大沮。又遣使利勝之陣。懇乞使其子右衛門佐從軍。利勝許之。引兵

去。一矩厚賂之。利勝却之。一無所受。進至江州。利勝發金澤以下關原合

戰誌石卯餘史亦有其事而關原記大全叙事最詳今從之率土方雄久青木右衛門佐

至大津上謁。神祖見利勝。雄久慰勞之。問利勝曰。如何處分利政。利勝對曰。利政出力攻大聖寺城。頗著功效。不意中畜異圖。招之不出。欲先討之。而恐後事機。姑置之。願以大聖寺之戰功。得貸其死。神祖許之。利勝又請赦羽柴加賀守之罪。神祖曰。長重之罪當死。何則。太閤沒。長重之封。纔給采邑。吾以與其父長秀有舊。悉力保佑。其後為小松城主。任加賀守。拜參議。皆吾所汲引。而忘其恩。黨于兇徒。與御爭衡。果何謂耶。利勝曰。長重雖邀擊利政之兵於淺井。未幾乞降。事在



關原文戰之前。是不忘舊恩。而悔其過也。神祖曰。曷卿出師。遣使小松。勸其歸款。而不肯從。反敵於卿。戕其士卒。吾所惡者。非其迹。而在其情也。利勝雄久。皆無語。世子在側曰。長重忘舊恩。而與反徒。誠可惡也。然秀家輝元以下諸將。皆假翊戴。秀賴為名。則長重重大閭之恩。而舉兵抗我。其情亦可恕也。近年與彼結交。觀其器度。實有將帥之量。其與金澤之大軍。爭雌雄於一舉。是不負其所蘊也。縱奪其封。以示之罰。而他年新給采邑。以隸麾下。則彼必感恩效力矣。神祖從之。利勝又從容言曰。青木紀伊守。雖有與敵之名。而非有事證。聞反徒敗於關原。累乞歸順。使其子右衛門佐從軍而來。是使

之為質也。願赦其罪。神祖曰。一矩實無異圖。則大谷吉隆。何以得淹留北莊。而經略北國哉。一矩納款于卿。寄書于我。是皆觀望形勢。計較勝敗。似有智算。志甚汗下。比之羽柴長重。與卿決戰。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宜奪其封。其餘長谷川長吉。青山修理亮。丹羽備中守等。備中守長重弟名長正越前將士。為其黨與者。須亟出城堡。避之他邦。不然。命將征伐。一無所宥。利勝又請曰。右衛門佐年少。不知順逆。唯父命是從。願給斗筲之祿。以繼其家。神祖終不聽。利勝雄久退。而諭旨。右衛門佐遣使北莊。告青木一矩。黨與悉亡去。又遣使小松。告丹波長重。長重出城去。再稱丹羽五郎左衛門。神祖使保科正光戍北



新編後錄 卷十一

竹口龍三郎刺

莊城先是正光戌濱松城至是赴越前關原記大全○德川

勝請宥右衛門佐神祖不聽竟流落按是神祖召大野治長

曰聞今茲兵革出於佞臣石田三成贗僧安國寺等之姦謀

而秀賴幼弱所生大虞院皆所不知也於母子無所芥蒂汝

宜往大阪諭以此意治長馳赴大阪傳神祖之命秀賴母子

大喜以拓植大炊助為使副治長至大津營以謝之松榮紀

十五日曰秀賴以治長大炊助為使至大津營曰秀賴弱小

不知叛亂所由皆三成之所為也神祖優容之按此時治長

從軍關原不在大阪優容秀賴母子二十二日使井伊直政

本多忠勝松平忠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淺野幸長黑田長

政藤堂高虎有馬豐氏陣于葛葉逼大阪城關原記大全載

一說曰或云直

政忠勝有事留于大津家忠日記關原合戰增田長盛奉秀

誌亦無直政忠勝今從大全正文松榮紀事賴在牙城毛利輝元在西城與長盛不協諸將遣使城中問

輝元之去就輝元不能支吾就直政忠勝乞和神祖許之石

卯餘史松榮紀事並曰諸將遣使謂輝元曰城守而戰乎避城

而出乎請問其意按輝元密使秀元廣家輸款不必至此故

但云問二十三日田中吉政將石田三成至本營神祖褒其

功使本多正純幽之吉政上三成所遺短刀神祖使吉政受

之家忠日記曰命本多正信幽之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軍

之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合戰誌曰

相傳神祖賜三成於鳥居久五郎成次曰此汝父之仇也汝

可甘心成次拜謝幽之一日明日獻之夫三成天下之讐敵

也何謂元忠一人之仇而賜之成次乎鳥居家傳亦所無其

說不足信今按德川記大全餘史亦載其說合戰誌所論是

也故關原之敗鳥津惟新殘兵纔五十餘騎由土岐多羅尾

不取



山路。歷八日市。出高宮河原。推牛以救軍士之飢。

關原合戰誌。石卯餘

史並云。剝牛皮。揭竹竿以為幟。

至甲賀谷。捕農夫為鄉導。過水口信樂。土人

爭起邀之。從兵擊破之。虜一人。斬五人。梟首上野城下。縛虜

柵木。經笠置加茂抵南都。由河內路至住吉。界津商人田邊

屋作庵置酒犒之。惟新至大阪。敗兵來集。遣使毛利輝元。請

入守城。輝元依違不能答。惟新以為此不足憑。不如還國舉

兵。乃取其妻及龍伯之女。檣船徑還薩摩。其子忠恒遁至京

師。寓道正庵。尋還薩摩。

關原記大全。遣使輝元。據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立花宗茂

寇天津城陷之。休士馬將向關原。聞石田三成敗績。孤軍不

能戰。引兵趨京師。立馬三條御幸町。遣使三本木第。謂木下

肥後守家定曰。

家定七郎兵衛家利第二子。初稱孫兵衛。播州姫路城主。後領備中之地。剃髮叙二位法

印。足下須護高臺院。入大阪城。吾亦入城。共作戰守計。家定

素歸款關東。答曰。足下須先往大阪。吾將繼發。

關原合戰誌曰。家定護高

臺院。遁於禁廷。關原記大全。無其事。附以備考。

高臺院之宰小堀新助政次。備銃矢

作守禦之勢。宗茂徑至大阪。遣使毛利輝元。增田長盛。請當

一方之任。輝元長盛不能答。宗茂知其無能為。曰。不如亟還

本州。以觀時變。其臣諫曰。主公報太閤之恩。酬輝元之知。如

是而足矣。願謝罪於內府公。以圖保全宗社。宗茂然之。乃以

薦野半左衛門親次為使。

親次立花賢賀弟。名據安東守經所書。

乞歸正奪所

在港口之船。還柳川城。

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遣使乞歸正。據大全。毛



利秀包聞關原戰敗。自大津還軍大阪。宗茂路逢秀包。謂之曰。吾與足下皆蒙太閤之恩。故雖一旦從大阪之催督。而無終敵內府之理。吾已送款。足下亦宜遣使輸款。勸之再三。秀包不聽。曰。吾與足下事勢不同。宜與輝元商議。以決去就。遂留在大阪。鍋島勝茂筑紫廣門。竝出大阪還本州。二十四日。世子至伏見。關原記大全毛利輝元出大阪西城。退于水津別莊。池田輝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黑田長政。有馬豐氏。藤堂高虎。灑掃西城。以待神祖之至。關原記大全作正則一人。神祖謂執政曰。安藝中納言雖為敵之魁帥。宰相秀元侍從廣家。懇布誠款。故釋而不問。增田右衛門尉首鼠兩端。竟無所補。

宜減死罪一等。奪封處流。是日長盛出大阪城。赴高野山。自城門至木津。東兵陣列左右。長盛過其中間。從兵數千皆散去。尋幽長盛及其子兵大夫宗重於武州巖築。使高力忠房監之。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宗重或作守次。今從先臣城所友仙訂正。先是神祖命筒井定次及大和將士取郡山城。定次陣于笠置。奈良之間。其餘將士陣于玉水。長盛處守之。臣橋與兵衛。鹽屋法順相議。使渡邊了入第三城。處分軍事。中村一氏卒。了法令整肅。每日捕斬寇賊。無敢來犯者。城兵凡可九千。中有亡去者。兵三十餘人。奴僕七八百人。了部下無一人離叛者。人服其嚴。了將父母及妻至牙城。謂與兵衛曰。城兵怯懦。其志不一。



逃者任其意。吾當以部兵二百堅守牙城。故納之為質。城兵聞之。納質者十一人。隊將田中角之助度。城不可守。潛出妻孥於城外。城兵譏之。終以此廢。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田中角之助。為城代。在牙城渡邊。了守第二城。角之助以為城守而戰。則妻孥必為累。乃出之城外。了遣使牙城曰。今當與子共守此城。決死。一戰請送我家累於牙城。與子妻孥同死。角之助悔之不及。乃告其實。了怒曰。城陷之日。至於妻子奴隸。從我而死。為士者之常也。今無故出之。此為走計耳。我不能效其為也。時人譏角之助為懦夫。故以此廢。頗與大全異。附以備攷。藤堂高虎本多正純舟越景直及池田輝政之宰伊木忠重將兵向郡山。城兵為拒守之計。受了指麾。長盛在高野山聞之。籍城中金銀資財。手書諭處守之臣。授城於高虎正純。了使城兵卷旗幟。出自正門。致城而去。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作藤堂高虎池田長幸。

二人曰。高虎長幸將兵至郡山。諭田中角之助。渡邊了致城。二人對曰。唯命是從。然無主將之命。請取主將之書牒來。高虎長幸遣使高野山告之。長盛手書諭之。二人致城而去。今從關原記大全。渡邊了始事。中村一氏著名於山中。城事在天正十八年。大全合戰誌餘史並云。藤堂高虎美了之舉動。召為己臣。神祖聞其名。欲召隸麾下。堀尾吉晴亦厚禮招之。然以與高虎有約。出城至南都。往豫州。仕高虎。了。在郡山。食邑一萬石。高虎倍之。給二萬石。給長子長兵衛三千石。

臣按。田中角之助出妻孥於城外。據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之說。則非為走計。而恐其為累也。渡邊了則反之。欲使妻孥同死于城中。故角之助蒙怯懦之名。而不齒於士流。終無以自明其志。士之舉動。可不慎哉。晉成帝時。蘇峻之亂。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前史美之。了武人固不能知超之事。



而其所為暗與之合亦可謂有識略者也。

神祖使松平忠良松平忠政留守大津城。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

島津惟新之臣伊集院左京有川助兵衛以計竊取所在大

阪之第惟新夫人泊舟三艘於周防海上以待順風夜半得

風潮起矧一艘先發夫人及左京助兵衛所乘二艘後發黑

田如水置戍船於富來浦以監往來戍船然屯火薩摩之船

誤為前船之炬近富來浦可一里二十六日天將曉薩摩之

船覺之而驚走船出浦戍船怪之解纜逐之左京助兵衛乞

降戍船不聽爭發鳥銃二人知其不可免相謂曰不捷則當

使夫人自裁吾輩決志鬪死乃列兵二三十人於舷二艘分

為左右連發鳥銃戍船八艘各攻左右薩摩之兵悉力拒鬪

勝敗未決戍船放火于蓬投之二艘之船一時悉燒船中婦

女悲泣大叫惟新夫人端坐不動左京助兵衛及其餘敵兵

或燒死或戰死日加辰戰于豐後姬島晡時至同州佐賀關

方止海上幾十里敵船所乘者可二百人舟師十三人女子

八人被獲其餘悉死戍兵死者四十餘人其夜泊富來浦船

監松本吉右衛門告捷如水如水不喜曰戍兵無所稟命而

浪戰且殺婦女不仁也唯賞力戰者給錢糧衣服于生口使

人護送薩摩。慶元記石卯餘史並云薩摩船投萬人敵以防如水之兵誤自燒其船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

合戰誌是日神祖發大津至伏見比過藤杜酒井重忠及弟忠



利謁于道左。神祖謂之曰。吾使松平甲斐守。松平出羽守。權守大津城。大津樞要之地。二人年尚少。汝兄弟須往助守。重

忠。忠利奉命而去。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世子在伏見謁神

祖。神祖諭以明日將入大阪。是夕。神祖次于淀。二十七日。入

大阪西城。世子入第二城。創業記考異。松榮紀事。並云。二十

文。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二十八日。勅使來賀。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福原直孝固守

大垣。牙城不下。西尾光教射箭書於城中曰。相良秋月高橋

等謀歸順。以全舊封。而子據城自守。已經數日。內府必不赦

子矣。如聞加賀井彌八郎之子。匿在城中。今子出之。以付水

野兄弟。則縱不能得舊封。亦不失湯沐邑矣。直孝然之。請質

及誓書。光教以其宰谷清兵衛為質。齎誓書入城。直孝付加

賀井重望之子於水野勝成。出城披剃。號道蘊。光教遣使使

之。避至朝熊。以謝罪。直孝至朝熊。還清兵衛遺書及短刀於

光教。以謝其殷勤。光教與諸將議。告城陷於井伊直政。就乞

赦。直孝。神祖不聽。使亟殺之。是日。光教又遣使諭旨。直孝聞

命自殺。神祖使松平康重。成大垣城。勝成。光教等諸將。皆引

兵去。關原記大全。諸書或云。直孝入高野山。今從德川記大

全。慶長一統記。據大全。直孝二十三日出城。今終言之。故不

係。二十九日。公卿百官。祠官僧侶。及畿內富商。悉來拜謁。

阿部正次。西尾吉次。山口直友。城織部。永井直勝為介。創業

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神祖命井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忠勝。



糾諸將忠否。議天下政事。使本多正純聽訟。直政康政忠勝上言。大阪形勝之地。反徒往往挾秀賴作亂。使彼在此。則啓反者之心。神祖曰。秀賴幼穉。不知姦臣之謀。何忍疎斥之。故秀賴在牙城如舊。其後神祖謁秀賴。接遇款曲。使片桐且元輔之。人心始安。松榮紀事○大阪記叙十六年三月秀賴來謁二條城曰神祖謂片桐且元曰石田增田之謀逆非二人之所為皆出秀賴之意當時吾欲殺之思太閤之眷遇故赦之宜以此意諭大虞院其說繆妄恐惑世人于此。初敵將圍大津城。神祖使京極高知救之。其兄高次避城登高野山。故不能及。高次聞關原大捷。甚悔之。及神祖入大阪城。諸將皆來謁。獨高次不來。神祖使井伊直政召之。高次對以今何面目可出見。神祖以山岡道阿彌為使召之。高

次固辭不出。又以道阿彌及直政諭旨曰。四五萬敵兵。以攻大津城。不得至關原。此高次之功也。何不來見。言甚周摯。高次奉命來謁。神祖善遇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曰神祖謂高次曰能忍一二日城守則當授江州一國惜哉松榮紀事云唯恨一日守城不足不知吾大捷故至此耳按唐韓愈論許遠張巡之功曰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高次拒守之功雖不能及二子而神祖褒之沒其功以成人之美其意蓋如此不必發此言以折辱之也故今從關原記大全不取三書之說

臣按。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六角修理大夫義秀子右兵衛義鄉。江州世家也。往年黨於關白秀次。太閤怒奪其封。流寓京師。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議。欲以義鄉為北國大將。矯秀賴之命。遣使召之。義鄉稱病不出。三成怒其



忤命欲殺之。長盛救護得免。及神祖在大阪。九月二十八日。以德永法印壽昌爲使。諭義鄉將復舊封。義鄉固辭不出。石卯餘史詳載其語。神祖聞之曰。當世君子也。關原記大全亦載其說。以爲真偽相半。未敢決然謂無其事也。近世六角兵部氏鄉著江源武鑑。欺罔世人。蓋諸書據武鑑書之也。加賀守菅原綱紀騎隊長佐佐木左兵衛定賢撰佐佐木家譜。藏於江州佐佐木社。著偽宗辨曰。寬永正保之間。有澤田氏之子名氏鄉者。其先六角家臣僕也。僞稱高賴六世孫。自號六角兵部。蓋高賴長子氏綱先父卒。無子。將軍足利義植命次子定賴爲嗣。由是氏鄉矯爲氏綱

之後。僞作三世名字。以爲氏綱傳其子義實。義實傳其子義秀。義秀傳其子義鄉。義鄉卽氏鄉父也。又欲文其僞而售其說。則剽竊舊籍之言。牽合附會。自天文至元和。以爲三世實錄名曰江源武鑑。辨駁昭晰。無復餘蘊。重編應仁記亦辨其誣妄。夫義實義秀義鄉三世實無其人。而爲有。又僞作神祖賜義鄉書。載之江源武鑑。故世人往往信之。姦人惑世誣民。一至于此。其罪不容誅矣。臣恐後人又爲所惑。故論于此。

神祖謂井伊直政本多正信。山口直友曰。太閤欲賞島津惟新朝鮮之軍功。而亡何薨逝。吾與諸大老議。增封進爵。而惟



新不思其故。父子黨于兇徒。其臣諫之不聽。出力攻伏見城。挺衆戰于關原。罪在不赦。可聲其罪而討之。然龍伯非可私於惟新。以取滅亡者。方將來于大阪。以謝惟新父子之罪。而至今無音耗。汝等宜問其故。三人遺書龍伯詰問之。惟新之還薩摩也。龍伯怒其黨逆。錮于其封內櫻島。不許謁見。惟新謝曰。本欲從內府之東征。而以兵寡徵之本國。故告其故于內府。欲待兵至從後發。而為秀家輝元要之。不得已從之。龍伯聞之。其意稍解。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二書並云龍伯遣其臣鎌田出雲於大阪分疏之按出雲來于大阪在下文明年四月二書究言其事也故不取○石卯餘史曰龍伯詰問惟新不許謁見惟新謝曰本欲入伏見城同守然守將鳥居彥右衛門峻拒不納故不得已黨于三成先是山口直友捕惟新之兵大田助之丞新納旅庵鞫問

松井甲太郎書

之。二人詳說元忠不納惟新之狀。至是直友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議遣助之丞於薩摩。副以直友之臣和久某。謂龍伯曰。亟入京師。以謝其罪。則公怒必解。龍伯悅從之。附以備致。

烈祖成績卷之十二終







